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會行狀

十四先府君行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季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于深灣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



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爲然况不肖無狀又  
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啣哀叩誠  
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  
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二  
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敦儒術爲邑禮義家  
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  
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炯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  
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  
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辯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爲文  
有竒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爲神童稍長閱關閩

遺書歎曰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  
之秘閉門講習不知飢渴寒暑年十八九克然成德  
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橫分豎  
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  
刻爲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  
授開陳其說士俗爲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  
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  
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爲如是則治否必敗見者相顧  
出舌曰竒才竒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  
君縱觀南宋故都爲文貫酒酌岳武穆王墓歌黍離



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爲異人會番易董彞先生爲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辨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躔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湖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爲盜者或迫於飢寒或祛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矣

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荅納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剿捕之畧不宜姑息劉君竒先君言而不能行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栢啖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洒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鷩冠操戈劍從權貴剽劫獨所居鄉無一人



附亂者鄉隣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閔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爲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爲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化其畧以爲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燮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斂則人心不安夫人心爲得天下義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礱學者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先君旣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爲言四年行部使者表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請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



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  
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  
周三年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爲  
善治民錫燕儀曹遣踐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  
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  
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  
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  
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  
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  
倉中炭蒿五百斤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蒿則蓋公宇

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  
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  
十月二十四日遂卒于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  
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爲非常之恩不可不盡  
力到部爲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悌忠  
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  
日引耆耄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頽  
壞先君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未備者選克之役浮屠  
葺廟堂鑿廟前地爲泮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  
爲射圃造弓矢置旒鵠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



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  
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斑斑間出郡邑  
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闢  
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  
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  
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冊書列民之丁產爲上  
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  
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  
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歎民仰給它郡  
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

後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  
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載使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  
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即以舟載具白于山東行  
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霑毀過半民  
賣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  
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糧絕省檄  
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軍者自淮安輸濟  
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  
州粟道且便告于省省不從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  
省臣大愧郡城圯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



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得稽哀號即工聲聞數里日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密聞中書衆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即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袒跣遍禱群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忝使君之惠使君勿云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薨薨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

害如飢渴或無已勞之事輒却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答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錄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爲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倉爲窞先君令民自持槩斛率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群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已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



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舊徵州縣吏皆以隸率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托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箴之緩急之期一自己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率毋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襁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鷄犬牛羊

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脩飾壇墀置祭器祭服漏澣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汚濕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際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外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構石爲閘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緝壞石治



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困蓄糧火屢爲災先君教  
民爲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爲曹互相  
救恤火患爲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閑雖無事終日  
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夏嚴寒不廢  
公牘堆几群辨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  
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  
索糧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于前先君從容酬決  
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  
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即具五  
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

退而禱于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  
莫敢言者先君爲政以教化爲先能以德勝佐貳始  
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爲弟子武夫悍將  
或不爲禮久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  
躬先之俾入于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  
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已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  
不陳杖械皮鞭掛楹示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  
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已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  
南還民號呼填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  
人郡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閤門外慟



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  
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劫村落焚廬舍府君躬負  
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  
官外遇太夫人與已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  
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懸棄之至敗  
晁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  
好調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  
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飢與食不能  
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爲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  
無貲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無所衣食  
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  
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  
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純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  
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子肉或日無事輒  
却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爲事于  
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  
官以紆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  
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  
俸皆買蓆席障之令蔽風而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  
入其室者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時人



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兗州守因童進二木瓜先君筮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爲他郡縣令以一燭鴈侑書先君卻去與絕交或以爲大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於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丘園傳其業于書以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天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不畱藁有汗漫集若干卷藏于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書



主敬乎禮體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  
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  
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  
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  
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  
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  
人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  
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  
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  
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  
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  
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  
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  
地下不朽矣謹狀

吳公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良玉字懷璞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五季時  
節度使彥超由會稽徙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世  
號鳳林王氏其後有諱固者登皇祐五年進士第李  
官恩陽令縣人在宋舉進士自恩陽始傳三世曰說  
贈宣奉大夫生二子曰永年喬年喬年生承奉郎濤





原件短缺

P13



承奉生江東轉運司幹辦某幹辦生誠誠生衛道衛  
道生濟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府君之祖  
也考諱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學者稱之曰  
南稜先生黃文獻公師之後爲銘其墓妣傅氏府君  
性高介容貌偉然讀書善辨說尤深於春秋與浦陽  
吳公萊交移書論析疑義甚至縉紳之士皆伏之爭  
迎爲弟子師府君據中座談孝悌之道燦然可紀聽  
者駭然相顧舉邑之秀民賢大夫之子弟爭執經拜  
門下願託名弟子籍中揖拜進退森森如度視府君  
顏色俯仰不敢譁笑其後成材者相繼府君屢試有  
香習誦疾病不廢年七十猶治絲枲不暫閑以今洪  
武壬子九月十一日卒得壽七十三丙辰十二月某  
日穿府君之葬附焉孫男六人綬綸綱紀紹紳孫女  
二人適傅完傅霖曾孫男十一人曰稠曰秩曰穆曰  
稷曰程曰穰曰稔曰稔曰稔曰稚女五人褊入國朝  
以文學致官翰林待制文顯天下而諸孫又皆能守  
父業府君之德於是乎益可見矣孝孺辱與綬交讀  
待制公文辭思其所自出因問諸綬而狀府君群行  
俾歲焉以備其家乘之闕

象山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某字剡甫姓王氏四明象山人曾祖某祖芝翁父松毋徐氏府君少儻負氣節讀書畧通大義以薦爲台州路學錄至正中兵起海上奉省檄攝東門巡檢司事居六年盜不敢犯民安之郡奇其才事難決者輒屬以治府君明而能斷民趨其令爭鬪相訟者不之邑而之府君聞一言釋憾而去國朝洪武初昌國民作亂襲象山虜令永王茫入于海府君與其友蔣公某謀曰狂豎虜上官據縣境其誅死固宜然事聞于上大兵必來邑民將盡塗粉吾曹可坐視而不救耶今能先格殺爲亂者以獻則邑人可無害矣府君遂募民爲兵掩擊之殺其魁二十餘人釋其衆喻之曰若曹良民第脅於賊爾能投兵復爲民則可保首領否則自取誅滅無悔衆皆叩頭散去曰君生我時大兵聞有亂者將盡殲邑人及府君以事聞邑人爭泣曰微君此邑數萬人皆爲鬼矣狀上京師賜白金若干兩府君家素多貲至府君貲益贏然不以此自豪卑身好士人有遇難不問利害以身援之弗責其報人以此義府君恒病鄉鄰弟子不學欲割田創學以教之里有假貸者不深取其息與人交和易質直意氣豁然衆稱之爲忠信人晚受誣逮京師



十二年春正月三日卒年六十八聞者爲之歎泣先  
娶葉氏早卒生一子用鼎好學有文晚娶董氏許氏  
生一子甫一歲府君柩南歸以其年月日葬于某山  
之原俾某狀其事某之先祖與府君俱娶葉氏實聞  
府君事遂泣而書之以告立言君子謹狀

明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  
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  
焉生二子青達俱有才力能服其鄉人元師破江南  
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常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

前迎之有狂犬突出軍前衆愕然持弓不敢發青直  
前一箭射殺之衆驩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  
如弟達遂求旗號俾詔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百夫長  
及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法憐  
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  
從其徒射獵飲酒爲樂不喜學書天資仁善和順未  
嘗有過年七十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  
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脫去統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  
二親承顏候色惟恐弗至母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  
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



蚋以手磨穢剔汗扶起卧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  
毋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治或告以股肉可瘳乃  
置刀盂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  
旦至晡時頓顙于地顙破血流盈面刀弗動府君泣  
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毋猶毋之肉何暇惜  
乎知刀率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盂中裂帛漬血裹  
瘡戒左右弗泄羨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毋不食已五  
日矣見羨喜爲之握箸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毋後  
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  
哀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持歸遺毋毋

疾如失旣而貧愈甘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尚  
守不變如父母何哉携家入蘇城謁多錢家願爲盡  
力多錢家奈府君誠信可仗出貲財俾買遷日分其  
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  
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帛若  
于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  
有遺田宅契書于路者覽之曰契書失將起爭端跡  
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契畏罪涕泣欲求死  
叩頭謝曰公活我種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竊突  
無煙府君憫之天明携錢二十緡潛投窻隙而去歎



歲出糶有實人來糶衣不及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糶十千耶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府君取其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吾適無錢汝持楮幣去將以餘錢裨我鬻者笑曰吾安有錢裨君耶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與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歲丙申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僦舍以館而食之癘氣發病者相枕府君躬親粥藥而時進之李賴以生府君晚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懋與莊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爲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畫紙爲圈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于家李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晟等道過府君將之京師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两手加額曰語吾兒努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部累請于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配蔣氏贈安人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



卷之二十一  
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泣不已年七十二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女三人一天二適某某孫男四人紹緒紳某曾孫男二女一府君沒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階通奉大夫當得加贈而早欲圖其不朽未暇請云

大司農張公行狀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滑之白馬縣人曾大父某大父國柞大母宋氏公生而廣穎豐頤英穎異凡輩少喪二親治書侍御史宋公竒公警慧挾以自隨宋公渾重長者寡言自與不妄有所可否僚吏白事領之而已公年十二三嘗侍側會吏以事給宋公宋公乃領之如平時吏退公惟問曰吏言事非是意實給公耳公不語而宜之可耶因悉舉其狀無所遺宋公大驚陽叱遣公曰童子何與乃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叩首服罪宋公因是愈內竒公勉以問學公亦慨然有志於事爲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辨析釋類訓繁咸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既而廉訪司強欲吏公公欲明習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叅所折獄



人稱其平辟宗正府掾吏中書省掾爲工部主事轉  
大禧宗禋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御史臺都事入中  
書爲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皆爲郎中出爲河間  
都轉運鹽使平江

運糧萬戶闕就以

命之復入歷吏刑工三部尚書叅議中書省事遂爲  
江浙行省叅政由江浙移淮南由淮南入中書叅政  
事出蒞彰德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廷議闕燕兩

田以給

命公爲司農大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祿

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尋以年請老至正二十二年以  
集賢大學士之祿致仕會邊事興復起爲中書左丞

公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亂不可  
爲矣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于家時年七  
十有一矣後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  
于家年八十有一薨後十日葬淇南之原公天質剛  
勁色嚴貌莊居廷中有大論議蹇蹇不少阿屈聞者  
悚然脫脫丞相尤禮憚之目爲鐵虎張公它曹事有  
所避必問張公以爲如何公亦以天下事自任所至  
必盡其方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  
垣將入取貨其子以爲盜也矚其入撲殺之及燭視  
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爲父欲釋



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公奮筆曰殺賊可恕  
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率殺  
之燕都市中有瞽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  
名欲爲之祈禳而誣告貴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衆  
以其篤疾將如常法收贖公曰彼之詐欺雖有目者  
不能爲宜以盜論使當直決之罪宦臣中政院使康  
達理以罪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寃請其  
家貲公謂閹豎蓄妻無夫婦道格不與其守正疾邪  
多類此然常傳以平恕時海內旣多故驍民常仗劍  
跨馬橫閭里劫財貨以給禦者輒死議者欲同叛賊  
連罪且及其媼隣公爭曰罪其家可也彼爲惡者家  
且不恤况媼鄰乎使媼鄰畏法遁而從盜愈盛矣妖  
寇有敗而微服行乞民間者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  
逆旅家皆欲論誅之公爲審覈得歸罪者數百家皆  
鞭數十縱遣之去僚屬譁言奈何縱反者宜獲罪語  
聞丞相丞相曰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召公問故  
具以情對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嘗上言鹽引一比鹽  
鈔二十倍而法僞造鈔者不以赦原僞鹽引者值赦  
輒免是利重者法輕利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爲  
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寶引特鹽司防姦之法用之廣



狹固異法烏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行其知法意  
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彰德以兵刑工  
戶四部自隨尚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  
千里賦民餉軍造兵器脩戰具以禦盜賊備河患禁  
剽掠輯亂恤飢以寧民雖陷亡相繼而人無不服其  
才而戴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竄惠意仁言  
洽于遐邇置十二屯屯立之吏以勸耕者貧無貲者  
給牛畀耕種貸以穀粟賑其匱乏而不取其息其所  
舉措常得法外意忠義之誠見於顏面事功雖不盈  
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推公爲首而公亦老矣  
逮元之亡李以壽終公敦內行育弟之孤子如已子  
爲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內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  
祿賜不私于家雅有威重据鞍執鞚不左右顧與人  
坐語竟日身不少側美髯長身望之巍然度量有容  
人或犯之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善談辨爲文辭有  
氣有法度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陳氏生子男二人  
用質用道用質字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爲某官公  
薨在元亡之後史臣不爲立傳太常不爲定謚而其  
行能傳之于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而余非  
其人也文敏方以才自奮昭揭先德蓋將有在謹次



其所知者以俟謹狀自當領得夫爵蓋然亦非  
孫伯融傳首非賦賦之士不足以此與之而余非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其  
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  
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問日夜相  
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  
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佳爽句拍案大  
呼投劍起舞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  
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  
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

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  
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  
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  
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  
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已亥十一  
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  
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旣才炎遂  
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  
報且以勅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  
時處州外七里皆賊窠穴獠酋黠蠻狼嗥虎踞不奉



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  
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  
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  
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味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  
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  
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  
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  
民以孫使君不可翫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  
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將教習之  
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  
爲農聞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  
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  
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  
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  
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錄其  
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  
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  
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劔  
送炎炎作詩以爲劔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  
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



辭甚美基不谷遂迤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畧無枝複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禽幽空屋中列李守之脅炎炎始給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尋鴈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鴈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卧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一人某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于世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聞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竒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率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觀樂生傳

卷之二十一

觀樂生者越南邑寧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王時男于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以爲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有由者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後云或曰由言行不見于經蓋非也生名繼字士脩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爲人忘其爲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偶會心遐觀熟視戀戀不忍離去已卽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升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歛雲之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漫淵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污者此也又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處乎荒僻曠絕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爲樂最深間以其意爲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而樂莫如我也因別爲號曰觀樂生人疑



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爲己樂  
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爲吾樂耳吾樂  
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  
大矣豈特與我衆人皆受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衆  
人不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  
地不能與敵厚力可以頓挫萬物者莫予加損也之  
理也積氣得之以爲物始積滓得之以爲物毋燭乎  
兩間者得之以爲晝夜禪明不息禹得之以疏泮水  
稷得之以粒黎庶周公孔子得之以爲百世師顏氏  
子得之以飲水飯粟而忘其貧而吾亦竊窺之以自  
樂世之所樂者貴與富也罄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  
之而幸亦不能守也藉能守之覩覩然如鼠食乎機  
噐之傍且嚙且日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計其  
心曷能斯須樂哉孰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  
人而安隨乎所遇而無所不樂之爲美也疑觀樂生  
者聞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其曰予始  
聞觀樂生名觀其詩固以異焉及論次其語信乎非  
今之士也趨於寵辱之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皆  
然而今不少見何耶豈遺世高蹈者衆無從知其事  
耶以觀樂生之賢與之接者猶不知其所存天下士



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下無士其未可哉其未可哉

王進德傳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爲儒以進士官于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爲彼耶從兄聞而竒其志因令入縣學爲諸生同舍治經爲文辭者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斬不以告進德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副有廉隅不與人爲款狎其所爲事每欲異恒人其家固貧當其爲學飢渴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梁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舍中夜半隣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因疾呼使聞于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款步即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于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陞見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顧異甚入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



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爲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復過涯分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爲儒者不可媚犯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末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廐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爲難後徵分教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至數百千縉進德一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奉旨監收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運舟陸行爲自全計進德生舟中不顧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日以例免歸再起爲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暴疾五月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三十有一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于人而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爲學從兄蘊德方進德率時爲紀善於燕王府還書與弟琦相吊極痛惜之琦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巨居升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死濬亦言事後以它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







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携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已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爲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昂有才以計獲之昂爲所獲無奈因爲之盡力爲其府都事有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昂治昂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于昂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曷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昂獄半載乃釋復起爲上虞制上虞與僞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衆以昂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昂會衆于庭引一駢丞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膝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昂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嘗與昂以事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于海上怒欲舉兵誅之莫爲計昂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



更以國珍爲右丞鼎亦召至京師鼎爲書萬餘言詣闕下須駕出上之上爲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鼎楊憲爲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梁又徙陝去數年憲敗凡爲憲用者皆受誅鼎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臣薦鼎名于朝鼎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於陝鼎恐還爲人所輕咲以貲屬掾史願留掾爲之言於丞相曰詹鼎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鼎問之鼎髯甚美又能爲梁趙間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鼎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缺郎中吏部請命鼎爲之丞相曰吾同事以鼎才不可使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寮未完有司請除更丞相曰刑部有詹鼎在勝百輩其見稱如此鼎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鼎有賊御史覆鼎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鼎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率誅鼎與百餘人皆死鼎坐罪薄有才人惜之鼎爲文章氣韻逼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



好書價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  
奇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爲之服喪三年

葉伯巨鄭士利傳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  
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  
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  
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  
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  
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  
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

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  
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爲書  
言三事曰分封太多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  
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  
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  
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  
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  
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  
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  
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



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  
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  
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  
且心憤况使吾見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  
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  
狀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  
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  
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于師去侍其  
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  
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凡數  
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申天子方怒空  
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  
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  
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  
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  
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  
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  
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  
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  
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



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雷民耳臣以為文  
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  
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  
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  
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  
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  
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  
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  
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  
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

誅之則何以使受  
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  
而置之庶位得之  
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  
成就通達廉明之  
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  
下奈何以不足罪  
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  
下痛惜之其書  
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  
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  
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  
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  
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  
利曰吾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



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孟兼傳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爲人侃侃自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爲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司孟兼固負自能爲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濂先生俱爲天

下所尊信其氣豪不肯安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爲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爲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爲好言曰須刪脩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衆罵之且詆其文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爲人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歛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旣而孟兼以謫輸作鄉人不及唁及以赦出復官乃賀



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  
謬爲卑讓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禮爲倨坐不起迎  
送其傲睨好面訐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爲宋  
先生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  
之未有逕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證文否誰  
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爲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  
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至  
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  
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爲文有才甚誠意伯劉  
基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  
耳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庶  
勁疾惡抵司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  
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膽  
如畏鬼神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  
吳印乃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用金帛寵之甚  
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  
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入孟  
兼以爲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  
卒答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  
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不令



使兵民更自至庫買錢民以而孟兼謂此詔印擅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譴籓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于朝其僚吏皆大懼勸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爲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治答之孟兼既辱愈憤即捕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橫否者且爲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拏垂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爲之物孟兼遷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爲之請假上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爲禮孟兼坐受其拜不啻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爲宜然孟兼中突無儉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爲人所嗾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已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眇略它人謬矣法雖過嚴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芒蒯公傳

芒蒯公者世莫知其爲何許人或謂居廣信之龍虎



山家世學老子之道天下爲老氏者咸推以爲宗其  
先在戰國時嘗相韓韓世家其能以計策教漢取天  
下者其祖也東漢亂韓相之末孫避去巴蜀者以禍  
鬼神語動其民民依之居者賴以脫于難後復來江  
南道益尊人稱之爲天師異時人主因而封爵之以  
天師爲稱號禮下之甚至芒芴公其裔也芒芴公姿  
顏如玉雪目瞳子爍爍有異光少襲祖父爵傳其業  
其所授徒遍海內所得有精粗其粗者猶能役雷電  
興雲雨探造化取徵驗如合券自天子以下皆神芒  
芴公之道歲時使者存問召至闕下道途所繇閭井  
市巷民間芒芴公且來迎候拜伏車馬前以萬計車  
不得行芒芴公命其徒以符投井中令人就取去飲  
井立涸飲其水者病亦必愈於是聞芒芴公事者相  
增加歡語以爲天人而芒芴公弗自是也曰吾祖取  
老子以無爲爲教其道甚高後世學者多異蓋神其  
道而後教行缺去老子滋遠矣乃謝其徒廬于龍虎  
山之芝渠峯黜嗜欲薄於自奉以虛靜爲極以無言  
爲教初多藝能好問學學靡所不習後盡棄去以爲  
害道舉不以累其中志趣超然自得也學道之時缺  
指太虛示之無爲之言亦推老子太旨其言不滯于



物不淪於缺故其號之曰芒苑公錄其所言云贊曰  
老子後得其道者爲列禦寇莊周世多有其書而列  
子言僞也莊周稱曰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  
天下觀曹參缺好莊周言又多竒能使盡用之術豈  
不也欲其自得者深矣

菜根居士傳

菜根居士括蒼人裔出延陵季子其字曰宗禹少簡  
伉志氣高不與世俛仰能爲詩歌名出一時嘗遊江  
淮間釣濠水上登莊周 太極長嘯若不以禍福得  
失經意者人莫知其爲誰見其家有菜又有處士服

因號之曰菜根居士居士聞之曰甚善遂以自名所  
居種菜數百畦植灌甚時且不留草萊亂之故其蔬  
常盛於恒圃性豁朗不設機穽人有過面折之善輒  
稱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人  
爭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  
德皆傾心爲之盡而居士斥落芒角益以謙和自持  
客至擷蔬啐酒旣飲醉輒引客行蔬圃中人怪其蔬  
長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性而已人愈竒之意其  
可居官累官于時每使其言不能容接人 不  
爲人欺是以人愛其寬而伏其明去爲人所思居士



雖仕亦必隱者狀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所居居士喜  
曰吾所隱誠非名所識也

侯城

生曰吾嘗與菜根居士游怪其時卻肉食居士曰子  
知味之爲味而不知味之味也子以菜味肉則肉非  
菜也以肉味菜則菜亦肉也賤其所貴則貴者賤矣  
貴其所賤則賤者貴矣菜哉菜哉其可味也哉故又  
別自號味齋云其言類知道者余爲論著之

友鹿翁傳

友鹿翁者居寧海東北耆山之下莫知其字名或云  
其先祖父嘗侍從大官於宋自宋亡元中

世家故多難厭世俗芬華事自污棄遺業屏處耆山  
下不交接庸俗日與麋鹿相款狎若甚好之者而忘  
其非已類也別號友鹿耆山之人皆稱之爲友鹿翁  
云翁氣貌淳厚意志豁然累散家財貸貧民不能償  
輒置不問視天下事舉無足累其心者因絕弗與人  
言曰與庸人談不如與吾鹿友服古處士服遊林壑  
間去來如飛年七十餘如六十許人顏面燁燁有光  
望之者疑其爲列僊里人知之者謂翁學通古今得  
養生法跡雖高而行不悖於倫理其友乎麋鹿蓋有  
激而然者非其意也或問之曰古之士慕一鄉一國



天下皆有資乎其友其友必取道術類已者以翁之  
賢不友鄉之賢士而於鹿乎取奚取友之異邪或解  
之曰翁之賢視儕輩無可友者與其得儉巧之人而  
與之遊曷若友無知之鹿邪若使吾有以自娛物皆  
可以爲徒苟無得乎已夫孰肯與吾友哉昔舜以太  
聖人而與麋鹿遊非與之遊也不以所處之陋變其  
樂也傳不云乎篤於爲善者舜之徒翁其近是耶翁  
聞其語默然笑不荅或問不已則指鹿曰子其問諸  
鹿鹿善知我論曰世傳避世之士如荷篠接輿輩皆  
誕謾不倫非聖而自高多戾中道以余觀友鹿翁恂  
恂然操行馴謹發言必稽乎義其真超乎世俗之表  
者邪彼以逢聖人而彰而此莫發其光士之立名績  
於天下者豈不係其所遇哉

大笑生傳

大笑生者越人也通文辭有才畧曉達世事居家以  
行義聞然善笑未嘗有威容每讀古書觀其得失禍  
福感應之理觸於中輒仰首大笑彌時不止聞人道  
當時賢不肖所遇乖殊則又大笑不已或問生大笑  
爲何生笑而應曰吾笑可笑者耳天地於人蓋等非  
大異於人也天與地得氣之極盛者而成形故其爲



質巨爲壽久人得其氣微且薄故未久即化其爲物  
一也而俗以能予奪祥咎人者望之有不從而怨訾  
以爲天之尤豈不妄哉以人視天天固蒼然大也以  
蟻虫蛙蠅視人亦猶人之視天乎人曷嘗能制蟻虫  
蛙蠅之命哉或有踐撲涵蓄之者偶然爾夫億兆之  
人在天下不啻如蟻虫蛙蠅之多天必人人而察之  
以紀其善惡而各當其報不亦勞乎且天之所具以  
爲用者日月星辰風雷霜雪其事至近也猶耳目鼻  
口之於人至切也而且不能使其無差忒薄食之灾  
况能禍福乎故爲善惡而期天必報者惑也不可準

怠而不爲善者尤惑也堯舜之無子孔子顏回之厄  
夭盜跖之壽且樂皆適然耳天何與乎人頽曉曉辨  
之以爲有定未定而必冀其報或又戚戚然懼其不  
足恃豈不皆大可笑乎吾少時亦嘗思聖賢憂世之  
說矣慨然悔悟以爲聖賢者有安斯民之才其職不  
得不憂若我於已且不足何暇他人之憂乎且憂無  
益也缺意不復憂者以笑之適吾性非好笑也可笑  
者陳吾前不得不笑爾然世人之笑樂也不笑憂也  
吾之笑非樂不笑非憂而笑在乎憂樂之間知憂之  
無益故於笑乎發之使我以笑爲憂則我死於憂久



矣又曰富貴貧賤所以榮辱恒人而非我所榮辱也故吾未嘗以慕惡爲心而惟笑以處之毀譽喜怒出於人不可以爲輕重故吾聞譽且喜者大笑以應之聞毀且怒者亦大笑以應之我無善而彼譽且喜焉可笑也我無不善而彼怒且毀焉豈不可笑耶又曰天地之勝人也久矣人有可以敵之者非身之謂也或者不思而惟其身之欲是榮欲忽焉而俱滅彼蚩蚩者皆不覺也茲其甚可笑也嗚呼吾安得不笑耶其言如此而每遇儕輩則以告之其儕亦大笑不省也間之京師與余握手金陵門外辨上下古今數千載事大笑不自勝謂余曰子且竒士解吾意余亦俛首而笑因呼之曰大笑生生又大喜曰願爲號云生王氏名某字某說者曰昔者楊朱阮籍皆好哭彼非好哭也心有所憤無以自舒因以寓其意然君子嘗病焉以爲士不值則樂道爾奚爲戚戚哉今大笑生獨好笑豈所謂樂道者非歟孔子論天人之際備矣而亦有所激而然歟否歟雖然其過於怵迫利害而不知止者遠矣

溪漁子傳

溪漁子金陵江寧人少脫畧不拘與群兒嬉遨輒處



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過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聞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竒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轂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轂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豎視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咲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驩聲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矚指咲之以爲真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美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污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辭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爲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竒偉伉健然恥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



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微仲好奇溪漁子即其人云或曰非也方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于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忍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真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 魏節婦傳

魏節婦趙氏者名第台之寧海人也父國直故邑大家延儒傳之能爲春秋學者教其子仲武與江浦魏氏子順之同受春秋穎悟精勤嘗與仲武較藝大爲國真所激賞順之祖悌元時以貲雄於鄉爲里主常儲錢百錠爲官用缺復補足其數一錢不取諸民民德之呼爲魏百錠父恩能賙人之急寒者與衣飢者與食死而不能葬者與棺槨國真聞之歎曰求福無如積善脩身無如好學吾無間然矣遂以女歸順之生二女而順之率婦年僅二十四即以猶子校爲嗣誓不它適其兄仲武憐之潛受同邑婁氏聘議欲強迎之歸奪其志節婦聞之謂曰將嫁而女弟乎吾生爲魏氏婦死爲魏氏鬼爾吾弗歸也堅不爲動其兄



不能奪校甫七歲晨昏教養至于成立爲娶同邑應  
氏生男女各二人而校亦蚤世應氏時年二十九上  
奉孀姑下撫諸子兢業惕勵無毫髮增損於前人男  
娶女嫁各適其宜人皆以爲善繼志趙氏今年九十  
三尚康強無恙應氏逮將五十子孫森然孝養不怠  
人人以爲節義所報校字師學應氏字小其子曰海  
曰江

童賢母傳

童賢母姓羅氏寧海童處士釋卿妻也羅爲縣舊族  
賢母少喪親姿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童氏時處士  
之祖母高年而父母皆老賢母事之孝敬雍順治產  
業習女工甚得婦道舅姑喜家政一任之祖母晚病  
手足痺不能舉洩惡或時污牀席賢母躬抱持洗滌  
飲食必執匙筯以進久而不懈祖姑心德其所爲每  
私祝曰吾苦新婦無以報願汝有子有婦咸若汝之  
孝敬賢母有知能遇女妹及族人親戚皆有恩祖姑  
及舅姑率相夫奉喪塋於內外細粗指畫經綜皆有  
方畧條理旣而家浸盛生四丈夫子子長各有才智  
好學問訓以禮義忠厚尤有母道及處士蚤世諸子  
長娶婦生孫一聽賢母之教遂相與合食不分財異



卷之三十一  
一  
爨作先祠置祭器以奉祖考家庭之間出內有法長  
幼有倫遇人有惠待賓客有禮於是賢母遠邇皆稱  
焉初元季無政大家以貲結長吏田之租稅俾小民  
佃者代輸里正因而漁利每畝徵米四升小民以爲  
病會賢母家爲里正催民租稅命減其半不足寧出  
已粟以輸鄉閭貧弱賴以不困洪武初寧海及隣縣  
飢里中富人以麥貸貧乏者每麥斗責穀二斗三升  
時賢母家有麥數廩召諸子謂曰飢者衆而吾家幸  
有餘安忍乘時取倍蓰之息若等無效它人宜減息  
一斗以爲鄉率於是長子遵母意與諸弟行之又白

十縣請禁多取息以病民者數百里內貸麥者利其  
息少競奔走焉咸歎息以爲童母恩已母好施子孤  
弱不能自存者給以錢粟不責其償爲之娶婦使成  
家業如是者二十餘人人或告飢推食以予之遇人  
有急度其事可解屬諸子爲解之後或背負絕不與  
較至不義人戒莫近事於不可者戒弗爲其揣料世  
事明遠甚雖丈夫有弗逮也家人指逾千婢僕指稱  
之人人察其飢飽苦樂與其才性所宜無有怨者今  
年幾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孫七八人  
奉養祇順不敢違果若祖姑所祝名人士往來者皆



致拜而去稱賢母云贊曰天道報施豈不昭哉世俗  
智識淺蔽所蘄少不讐輒疑無禍福何其謬也吾觀  
世人之家興廢多由於婦德孝慈惠和者必生賢子  
暴逆狠悖者必無後福非特天意也氣之所感召各  
以其類應固有以致之矣考之童母之事祖姑雖古  
所稱孝婦何以過其愛人恤物有足多者殆非特婦  
人所難也卒受善祥果致才子以昌大其宗孰謂積  
德而不可恃乎

二賢婦傳

浦江嚴氏婦者鄭氏女鼎也鄭氏之先以行義著聞

州郡累數世不異居至宋青田尉德璋生鼎而愛之  
擇所居得嚴某歸其家鄉隣以爲鄭氏之女必賢可  
知也皆矚視其所爲見其事舅姑順悅而有禮處庭  
闈無謔言疾步乃私語曰吾知其異常人也今乃果  
然歸未久嚴氏貲稍衰饘粥或不給禮舅姑不以窶  
薄其父母富憐鼎獨貧將召而勞之鼎雅自脩飭無  
異平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欲畀之財則辭  
曰吾鄭氏固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畀之財乎終不  
受其父率母遺之經帛曰斯若翁喪帛也今不成服  
矣以遺汝泣曰古有父死而不忍視其書以手澤存



也喪帛之存其比之書也大矣烏忍而受之母慚其  
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衾笥既歸知母之  
歲也奉而齟于篋踰年而省母則出諸篋還之其不  
妄取如此嚴氏族皆賢之母女之甥爲諸暨金生有  
賢行既而妻于鼎之曾孫源其事舅姑如其外王母  
之在嚴氏姑嘗感末疾不能興起晨昏侍床下煮糜  
煉藥踞坐其側扶其首而飲食之或不進則憂戚與  
人言姑之疾輒嗚咽悲嘆及至姑所強爲喜悅之色  
以溫之姑疾甚久而卒孝養不怠姑垂死以手指天  
曰吾苦吾婦無以謝願得孝婦事之足矣喪其姑極

悲哀無已聞者爲之泣下夫中歲慕黃老家言入山  
獨居間一至其家即去奉之愈恭如大賓家嘗遇盜  
賊夫處山中金携其貲避匿他所及賊至逼甚知不  
可保委貲而去獨袖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貲盡獨  
出墓文歸其夫其夫驚喜曰貲失千萬不足惜此文  
乃吾日夜屬心者若能存之真吾婦也後生子材娶  
宋 公女爲婦果孝類之卒如其志云

方子曰教之於人也要矣吾聞鄭氏之先祖曰綺者  
初家貧其鄉人遺之金數斤卻去不取嚴氏婦綺之  
來孫也其不妄取固亦宜也若金氏少嘗受教於嚴



氏婦矣觀其兢兢然奉舅姑久而無怨是雖孝子所難終有孝婦如其姑之所願豈可謂無天道哉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鎮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儒學生李臨卿 戴澄之

黃巖縣儒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碑不表 誌

關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



其威懷其烈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  
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盛著則爲  
偉人當其生平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電噫風雄  
視乎舉世故發而爲忠毅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  
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炳朗靈  
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復爲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  
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  
之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昭  
烈敗亡之餘削弱爲特甚操欲誘侯爲已用毅然不  
從權欲爲上請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  
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而豈一世之雄哉  
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漢賊可  
誅孫氏可虜而高祖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  
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  
嘗爲漢民者皆宜爲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  
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  
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尚存咸  
願紀德刻之牲石俾末世無惑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胥噉吞穢腥上聞帝爲  
顰大統重昇高皇孫勅令神人下天闢虬髯虎眉面



赤瑁寶刀白馬提三軍驅斬賊盜如孤豚扼荆取益  
聲勢振東吳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  
蕩無留痕厭世倏忽棄厥勲神靈在天燁若暎奉帝  
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克虐罪莫原羈  
鬼號呼遭割焚孰若我侯久愈尊海內廟祀莫敢謾  
春秋薦獻羅庭門酒牲芳碩箭鼓喧侯乘飛龍雲駢  
軒萬騎扈從持旌旛來如飈馳去星奔惠民以德不  
以言嗟哉我民慎繫虔懋德致福無尤愆德涼媚瀆  
神不食至理甚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  
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  
在天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惇厚之化爲無言  
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  
稱長者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  
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  
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  
之清淨寧謚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  
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而不曲緩而  
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



與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子  
子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  
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  
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魯  
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  
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  
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  
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梁肉也才  
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  
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  
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字昌圖者仕晉  
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即是邑而隱焉常  
誦佛書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諱聽者歲餘始  
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  
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  
爲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爲丹丘寺云今八百  
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  
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  
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  
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可稱



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乖于時世不能以澤鍾

歎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耻之高蹈海濱行脩于身閭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尚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李取危亡有嚴祠宮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爲善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惇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士之立言爲天下後世所慕者恒以蓄濟世之道絕



倫之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之所發浩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事一藝者之陋狹也荀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司馬子長寓於史記當其抑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揮霍沉醇宏偉雷電不足喻其竒風雲不足喻其變江海不足喻其深率之震耀千古而師表無極苟卑卑然竭所能以效一藝雖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已耳烏足與大儒君子之寓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爲時所簡棄由是歛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凌跨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爲友蓋有得乎史記之叙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若有合乎成相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聖賢自儼不知者咲之以爲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爲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存哉蓋嘗論人與物之品才知僅施於身者物之所以局於形理無不備而知無不通者人之所以異於物至於不能擴其所有以濟萬物而規圖止乎一身此則人而物者也均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性也而能不私乎已以



宇內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爲喜戚而勞思極慮必期有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謂之大儒君子矣乎自孔孟沒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私智小數爲學在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心甚者或罔之以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絕如髮先生獨有感於此其心願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飢寒有不暇顧視夫自私之徒如螻蟻之求穴則嘆而哀之是心也使幸而達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淺於知德者顧以大言爲先生病嗚呼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成

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廢於兵也蓋久矣大明御四海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學施寬厚之政旣推先王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陷于夷者贖之以布歲所活以萬計歡聲達於遐邇復謂先生爲萬世所慕者固不專在乎詩而成都之民思先生而不忘亦不在乎草堂然使士君子因覩先生之居而想先生之爲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乃於洪武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月而成中爲祠以奉祀廡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爲草堂以存其舊高傑華嚴皆昔所未有下教俾臣某記



其事臣其惟先生不遇聖哲之君爲知己汝陽漢中  
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言數百載之內在位而  
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先生而未能察其  
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尚德而後先生之道益光則夫  
懷竒抱節之士不有遇於時必有合於後而道之顯  
晦莫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曰  
天於萬民愛而子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群聚錯居  
顛迷於欲聖賢何事爲民耳目其處大位匪厚其身  
爲君爲師制產明倫四海九州若視閭闔一物失所  
仁聖憂怛稷契佐虞亦有伊周劬勩其形億兆爲憂  
古道不傳士溺於利以位自娛以民爲戲卓哉先生  
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以告哀推其本心可宰天下  
利澤滂滂物無遺者世不能以天實使然不諧一朝  
乃傳萬年神施鬼設地藏海湧片言所加山岳震動  
載求其實濟衆忠君爲唐一經上配典墳知言寥寥  
賤德貴藝撫其餘膏梁肉是棄惟王濬哲道協聖神  
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興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容  
觀者如堵仁于黎庶憫恤艱窮聞其呻呼如疾在躬  
散粟賜糜以起其瘠百役不興以蘇其力問誰匡輔  
惟王之明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迄今歷世悠久



孰謂賤士而能不朽嗟蜀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  
何古何今

大明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  
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  
武封東甌王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 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  
襄武王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和沒已三年墓道之  
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  
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爲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  
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旣衰天下大亂我太祖高

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  
方響應芟夷僭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  
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勲著于王室  
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高皇帝有餞賜之  
勅其薨也有祭誄之文嘗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王  
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  
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  
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  
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鼎



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會祖妣某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侖僂智畧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厚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陽王竒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爲百戶取九灣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戶時高皇帝

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滁州殺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顧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旣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



容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却之擒其率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十匹賊勢爲之少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斬其裒將獲甲首五百級逐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而退趨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籍士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于舊館降僞將呂左丞等虜其兵二千馬八十疋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蘇圍之明年丁未爲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谷玠據温台慶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督諸軍征之谷珍懼乘大舶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喻以



國家威德谷珍即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楫以萬計所至不擾王之功居多乘勝下福州戊申帝即大位改元洪武王畧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實扈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同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將擴闊帖木兒管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回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

以鐵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勲柱國祿一千五百石明王珍乘中國亂僭號四川以重慶爲都王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僞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和林明年斃通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斃其城是冬追元逋臣伯顏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筭十年正月元日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階爲光祿大夫職爲左都督勲爲左柱國爵爲公國爲信俾議軍國事加



祿至三千石仍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岐陽王李公文忠練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墉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爲亂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群公次第以爲言帝喜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

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陞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俱降手勅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即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至復厚賚俾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與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覲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爲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



寢至是年七十矣訃聞帝感悼爲之不御朝者三日  
追封定謚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  
家棺槨明器冢壙皆官爲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  
塋于縣曹山之原詔肖像于功臣祠配享於太廟祥  
禫必賜祭 高皇帝禮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  
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鼎署  
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軌太原中護衛鎮撫曰鶴曰燮  
皆早卒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  
五開卒于軍女五人長造德 侯廖權次爲魯王妃次  
造萬泉衛指揮俞昂次造景東衛指揮賴鎮之子溶

次造楚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昱暹  
昇晟勗景昇昺昊畢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  
一人女二人皆幼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  
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即行不  
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  
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畜妾  
媵百餘暮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  
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  
如也厥後群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  
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陛下



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蓋覆湯氏  
之子孫蓋以昭揚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  
著其事而獻銘曰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  
茲兆民民之顛濟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  
元旣衰天厭其亂萬生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  
極晦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甌王旣智且武灼  
知天命早識真主衆方夢夢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  
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于帝鄉其社孰似寶  
劍彫戈折衝四方如虎如貔驅彼大羊披淮濟江以  
作京邑京邑旣成皇業乃集東過僞吳坐鎮毘陵不

騫不傾伏義爲城帝德日宣遠懷邇服玉率之行勢  
若破竹旣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  
清關隴乃平幽冀萬邦來同獻其琛貝帝曰念哉劬  
我元勛爰啓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大國貂  
冠金券繡裳赤舄海宇晏寧變夷爲華民休田間穀  
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  
子有詔共樂太平文錦兼金侑以百朋內暨夫人亦  
受寵錫璽書爛然觀者動色天實生才股肱聖皇豐  
其第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與之同天子之門式  
勸有功沒咎王封從饗宗廟始卒無瑕其忠有耀昭



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焯鴻勳以訓萬年其德有歟  
其德越國公新廟碑 代太史公作

丈夫之遇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  
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及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  
如四時而弗爽昭如日星而弗滅然後足以厭乎天  
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  
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  
焚俛俛無所棲止 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  
兵滁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  
天威龍鳳乙未春二月 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

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  
毗陵公皆在行中奉旗斬將或操螿弧以先登前後  
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  
又從 王破宣城 上命行樞密判官鄧愈成宣公  
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軍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  
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  
大呼殺人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軍克嚴  
州公又偕行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  
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  
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 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



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効巳亥春正月攻下諸  
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六月又拔信州信  
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衿地可棄之  
乎乃築城浚隍爲隘守計辛丑夏五月上憫公之  
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閩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  
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  
屯戍于婺州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  
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上聞  
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瘞公  
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旨贈光祿大

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  
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諸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  
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即城中作新廟一區十閱  
月而廟成堂門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令下復群謁  
於金華宋濂諸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違禁  
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冒  
於寵靈之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  
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累創注藥及  
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  
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凋瘵殊甚公竭心撫摩之



昔也奔走乎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給今也市區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強莫敢何問今也攘一莖茅公亦使人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今者寵光下被爵登上公人神洽熙雲日潤明山川草木亦有喜氣適新廟告成願爲我詳記公之功德以垂永於無窮是用合辭以請濂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矣苟得甲士之懽心則耕田鑿井之氓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或不免於愁歎孰有两全

者哉若公者可謂允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唯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女婦不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附趨之蓋公處心以仁蒞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附惟其威也故不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旣薨敵人數擾我邊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覩靈光滿野洶洶聞人馬聲及出師輒大



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英魂靈爽出入於星  
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并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  
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  
真主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颺行雲從中有一人  
萬夫之雄其人謂何時維越公其一凜凜越公勁氣  
橫驚手荷鉄受其繁若璐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陷陣  
如飛逢者必仆其二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瞠目疾視前  
無堅城有聲洸洸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勛以疑其三  
王曰俞哉爾予羽翼發維雄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  
解爾宥密爾勞爾徠以盡乃職其四公既受命分閭建

牙威讐化孚莫敢或譁汝顛汝掖汝疾汝摩化汝呻  
吟而爲謳歌其五視彼郊原其耕澤澤視彼闐闐其通  
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奕奕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六我  
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同合化權民之云思其  
何舍旃非廟曷祀非祀曷虔其七乃簡甕材乃端術徑  
乃差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番稟令紫椀星錯  
素階玉瑩其八邃清有寢嚴衛有門旁挾有廡四繚有  
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髮髯若存其九維公  
顧綏時著靈響陰火東驚鐵騎西上赤熾一揮無敵  
不礮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十生爲名臣死爲明神策



書所列指縷可陳矧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有殊神人則勻其公實惠我弗間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繫椽登我稼穡遏我妖沴歆我明祀欽于世世其

宋處士碑陰銘

宋處士諱文昭字文寔金華人也處士嘗以次子太史公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而曰處士以其德不以其位邦人之志也處士生二子其一爲義烏教諭淵次爲太史公濂享年八十有一而卒塋于白石山之原至于今十有五年矣而邦人哀處士者如始卒之歲稱處士者如處士尚存其獲侍太史公見公

忠厚慈讓負天下之盛名而不恃其才爲天下之顯官而不驕其貴遇人無長幼貴賤一以至誠不欺爲本未嘗不竊嘆以爲非人力所能爲退見公二子四孫或仕或未仕皆恭敬樂易薰然有君子之行又竊嘆以爲不可及固意其祖考之積者厚矣及讀公所著墓表處士之德則皆平易之事耳初非有卓絕偉特之行問邦人之所以哀處士者亦不能名而言之於是而嘆曰處士之德其在是夫名至於使人不能名者善之至也可以名舉者非善之至也鸚鵡猩猩之能言騏驥之善走可得而名也至於鳳凰麒麟人



皆知其爲瑞而莫知其所以瑞非不知也蓋聲音形貌之美不足以盡其德而人不敢易稱之也故善之小者易述德之大者難名才傑之士多以奇功偉節著聞道德充盈者非口舌文辭所能具而不傳者衆矣然口之所稱歷世則亡而太史公舉其所可知而不論其難名者恐人以爲私美其親也是則處士之德非直而不阿者孰宜言之乃述邦人之意銘其碑陰曰金華宋處士德如古之仁人誠以交物而敬以持身天錫其後昆爲時碩臣孰謂善不可爲孰謂天不可信尚徵於處士之墳

俞先生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狙狎骨化風成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爲士者辮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



年七十又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  
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升器其先  
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爲戶部尚書董營田使者  
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  
生德銓德銓生談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談生海海生  
善轉善智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  
五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未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  
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允生性性生壽  
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母某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  
鈞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存名一試不合有司

即退脩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辯疑昧多所益  
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德愈加志愈篤  
爲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  
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  
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  
之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之之詳惟先生缺娶王氏  
生五子曰祿衍椿著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一月  
某日塋于義和里之楊家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  
先生之孫欽麒釋觀慶用亦爲老成人曾孫十五  
人已多長云人于疑暨孫至曾祖則已踈矣使復越



數世尚有知者乎篤行自省固不恤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不傳則天下之爲善者怠矣余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林君墓表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爲吏吏皆忠厚潔廉寬於用法而重於有過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進而爲公卿者旣以才能政術有聞于時而在郡邑之間者亦謹言篤行與其時稱豈特吏之素賢乎士而爲吏宜其可稱者衆也元亡未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

求之於世若林君者蓋鮮矣吾是以喜稱之君諱德世字一元台寧海人其先臨海黃氏自其祖德秀從母爲林氏子考仁壽來吏寧海因家焉君少好學通經史大義有士行居母喪如禮事後母有子道長而明習世故恢竒卓偉貌莊氣嚴善辯說事當否得失而料其成敗後輒驗邑人多慕與遊國初知縣事李茂聞君才請與相見一見竒君曰吾不敢屈然使吾憚於政而病寧海之民君亦有不利焉願強佐我君語以土俗利害輔以義理法律因革翕張一本於愛民勸之立法以成步度田著爲冊書據其多寡以定



徭賦民久而樂其便歲餘遷四明之定海定海社令  
知君名事之難決者必謀於君無不立斷會歲大旱  
民合辭以灾告郡守庸怯畏得罪遇斥不肯受屬縣  
承守旨禁訴災者君力爭于令獨受民辭達于郡請  
上聞卹被災者租守怒徵租益急令憂不知所爲君  
曰官爲國家牧小民當以死爲小民爭之奈何畏守  
一怒而爲惠不終乎令用君策抱印章持文書伏守  
庭下涕泣乞自免守猶持不許適羽林耿將軍奉詔  
行天下問民所苦民以被災狀自言將軍速郡縣官  
不受民辭者將寬之法令出文書袖中獻之將軍驚

曰浙東七郡無一人以旱請于朝而令獨有憂民心  
可嘉也令以君本謀對將軍特免出令餘皆問罪如  
法遠近聞之莫不多君以爲賢令由是益信君謂君  
愛已君亦知無不言民有兄弟分財致訟者令欲以  
法繩之君謂彼以財而訟已失兄弟情今不教訓而  
直待之以刑是使其兄弟終身相怨無已也雖欲敦  
睦而無繇令因諭以倫理歸其財而遣之縣正田籍  
或以田詭寄他人以避征役覺令欲徙之君曰誠信  
未洽使民爲詐非特民之罪也今遽徙之失爲民父  
母意卒得不徙令改作城隍廟患材木無所取君建



議毀淫祠佛寺以給其用海上盜掠官所運鹽官欲償於民君持之堅民得不困其識大體善因事利民皆此類後竟坐以盜掠鹽奏報緩期謫穎上居七年復起爲刑部掾閱兩月丁繼母憂歸以洪武辛酉六月十八日卒于家年六十一君脩行誼有器度始父歿時君偶出不獲躬侍藥餌後遇忌日必悲哀率之前五日病革矣妻子以忌日告猶強起以衣冠拜奠成禮如平時鄉先生舒公平初以宦勝國北徙病死毘陵爲携其遺骨還葬其在穎上兵後暴骨滿野率家童拾而瘞之馭下嚴而有恩教子必以禮義娶吳

氏生二子旭昶吳氏先君三年卒君卒之歲十二月十日合葬縣南許家山之原側室葉氏有子三人曰昇昇昶昶早死而昇善學勵行服喪不近酒肉者三年茲述其所知事行爲書請識君墓余感夫世之銘墓者恒以位而不以德爵號崇顯之人過惡衍溢而猶爲之書秉志篤行之士不幸無位則棄而弗錄故善者未必傳而傳者未必善也夫德合乎天者也位受乎人者也天之得而人之遺美也人之隆而天則替耻也賤其美而不貴而以耻爲榮豈理也哉君之得於人者雖微而其志之美蔚然而可稱過夫世之



位有餘而德不足者多矣彼則務合乎人而此則求合乎天也人事常快於一時而天道必徵於悠遠子孫其昌尚勸爲善

盧處士墓銘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素賢哉世教旣明勸懲之道旣備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爲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可以爲善及其廢也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由禮秉義之士可不謂難

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申世俗倫於胡夷天下皆辨髮椎髻習其言語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處士居雖近市然恬冲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事後毋下心抑氣甚得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爲先有犯者對之微咲恂恂酌答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蚤起櫛冠洒掃祠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食言若不

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之宜詳審精深雖善辨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



所歷見聞可法戒者以爲樂煦煦如也不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不求絕異於人故其生也人安之其沒也莫不悼惜焉盧氏盛於齊周隋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桑洲盧氏者處士族也魯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善稱妣陳氏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子之姑也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以縣學諸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順天子奇其文擢實第三授承事郎翰林編脩人

榮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十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驛舟楮幣遣歸以明年正月九日葬於縣北梅林石門之原既葬又四年乙亥質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士之溺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嘆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况二千載之下禮樂亡缺之餘而習于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污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恒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



代之盛而獲遊聖人之門道德之盛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予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 楊處士墓誌銘

越新昌之楊氏當元滅宋時有諱普順者年十三歲爲兵挾以北至濟南厭次長而娶呂氏生子曰馬仕爲禁禦郎旣而棄妻子南歸父母尚無恙遂留不去處士普順之孫而禁禦之長子也初禁禦娶王氏生五子自厭次來省父父強遣北還養其母會禁禦及王氏卒處士旣葬畢遂與諸弟訣來新昌事大父處

士諱海珠字國寶少不資學間而凝重孝謹有德度在大父側愉色卑躬承意不少忤服喪治葬具合禮式家富好施與族媼貧無依者輒調給或養之終身鄉里匱乏歲時遺以米粟告糴者必飲食之歲大疫里中民駢首卧爲糜粥湯藥問慰撫卹曲有恩意遇率有道死者爲之歛葬後水齧其墓復疏濶引流使避去每諸子收息錢田租于外必諭寬貸戒勿歛怨以禍我家里毗畊地得金而不能辯持以鬻錢處士語其直使貨于人家入尤處士不售取爲已利處士笑曰吾豈以利而昧心哉其所爲多類此尤善教子



闕館延師儒率諸子尊禮之夜則張燈命誦古人名  
言卓行以爲勸至老不懈年七十四以洪武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終于家某年月日窆于白茅山之  
原配盧氏有美德男若干人魯某某孫男十有四人  
孫女四人魯由國子生爲成都前衛知事清慎能詩  
與余善述處士事始末來請銘銘曰義誥貫羸或債  
厥身富而克施天與其仁肫肫處士孝慈篤厚惠于  
鄉里不家其有惜其居下澤不旁流良貴靡虧善孰  
能儔古道日衰茲惟君子嗣人則之尚受餘祉  
士一處士墓表

天下之姓王氏爲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導文  
獻遠孫梁某將軍超孫始遷越剡溪將軍之裔有諱  
縉者石晉天福間自剡來台寧海之塔山因家焉處  
士其後也曾大父曰舉大父曰景叔父曰先魁在宋  
世皆不仕而爲富家處士生元初率國朝受命之四  
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年八十有五其事親盡愛  
以有禮家嘗遇火父年九十卧病不能行亟抱以出  
復至先祠遷神主他所一不顧貲產及父喪不飲食  
至七日其待昆弟義以和二兄蚤卒撫從子如子無  
愛憎厚薄䟽數群從子姓數十人慈洽教敷藹如也



於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調以粟帛不能喪者助以棺槨於鄉閭推所有無倦色里有瀦水之防曰蔣婆堰溉四百餘頃嘗決堰下田皆病旱捐私財募衆力築成之人賴其利其生見元之盛衰家富實不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繡奉其身者多豪侈踰度而處士獨儉素喜讀書操行爲士人優游林泉以壽考終先娶盧氏年二十九生子元壽而卒繼室以其女弟生子曰富壽年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某月十日合葬上里奧西山之原而葬先卒者于山北之原孫男五人嘉瓊琛璞瑋孫女五人曾孫十二人皓昂與昱普昨睽曠晄鼎曾孫女九人處士旣沒十八年長孫嘉以墓上之文爲請後五年子自漢中來京師乃爲之言曰處士閱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謂不壽也所基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爲不富也目不識兵革而終於牖下謂之康寧而考終孰以爲否也矧其服行于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斯世之所多有也嗚呼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茲乎

陳先生墓碣

前同知景州事陳德星旣葬其考踈清先生乃以其



僚知州事林顯所撰先生群行來京請文將鐫其墓上之碑余視其意惻然可念也不可以辭先生諱汝檄字傳巖踈清其別號陳其氏象山其所居也其先五代末有仕閩爲光祿大夫者避亂自閩長溪航海來遷五傳至顯爲生子彥發彥發生雷雷生應魁字君玉登宋季進士第爲國子助教有學行宋亡爲元遂匿不起學者尊之先生其子也母恭人楊氏先生資端凝喜學問不爲世俗譁教疑浮薄之習事親有禮鄉人服其孝後親沒未葬隣家火勢將及家人爭負筐篋走避先生與其嬪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

已而風返火熄柩獲全人益駭嘆以爲篤孝所感史官王禕傳之事聞于世從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爲託先生泣曰而子猶吾子也吾豈敢忘汝舟卒長其子娶婦以其遺物畀之歲大侵民飢先生與徐夫人謀鬻簪珥糴粟以贖飢者所全活甚衆平居雅易誠信即之者慕其賢聞之者樂稱其善多從之游歲時率賓客子姓婆娑燕嬉被服整飭論辯雄偉其鄉之名士將景高因取其遠祖大丘事題其居曰嘉賢堂翰林學士危公素爲書其額嘗以部使者辟爲郡學錄旣而引歸入國朝德星用薦者出仕而先生老矣



年八十以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終于家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塋縣東延壽奧山之原以徐氏祔徐氏諱梓有婦德德星其長也次德淵德定德性文衍女二人適士族孫男十七人孫女五人德星由同州移景州所至民安其政可謂良吏又能著其親之美而昭暴之天之於善人意其在是夫銘曰全其貴不慕乎位推其存不靳乎聞天錫之祉多孫子遺澤有徵將在此而

侍讀唐君墓誌銘

建文三年閏三月二十三日翰林侍讀唐愚士卒于

京師玄津街之官舍明日文學博士方孝孺言于朝上嗟悼久之詔有司給舟載柩歸塋公卿大夫相與惜其才之晚用用而未及施於人士君子相與歎其賢宜其壽考而不幸年五十二而歿門人學者相與奔走弔哭以爲失所依承而老成耆艾與之交者莫不爲之出涕君諱之淳字愚士以字行少有奇志攻學如飢渴之慕飲食父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君早出遊諸公間若翰林承旨宋公等皆聲望高一世亟稱許其文詞而勉其爲學君年二十餘已有聲浙水東應奉君謫死臨濠君辛勤跋履奉喪歸塋追



求父平生題咏篇什荒郵敗壁高崖斷石之間纂錄收拾如獲金璧時時伏讀聲淒切動人聞者爲之掩泣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練達世故爲文蔚瞻有俊氣長於詩而善筆札每一篇出人多傳道之洪武中屢欲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李公好士爲勳戚第一聞其名走使者請至家俾其子師焉亦因與之講切待以賓友禮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過前代廢都舊邑名賢傑士之遺跡未嘗不援筆有賦詞者超絕必驚壓一時頗喜飲酒酒酣談辨古今雜以諧謔竟日夜不窮會 天子即位之三載詔翰林侍從之

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書以考治亂爲鑑戒命舉優通文學士孝孺與二三儒臣首以君薦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也趣召至殿庭即拜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脩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讀人以君久困晚得一官輒得近人主左右且將行其所學咸爲之喜無忌嫉之者未幾而病病愈復起又未幾時病甚或勸以禱于神不許卧月餘竟卒君紹興山陰人曾祖榮貴祖應麒考應奉肅妣汪氏娶周氏早死繼左氏生女四人得男輒夭卒之前某日始得一男子君喜自名之曰起君無他宗族李曹公



最知之深而久將兵于外君久病念其家以悲旣而甚公歸與語曰無以身後爲念吾在能恤君家及卒喪具數百千緡皆倚以辦君次女壻國子生葉坦自得疾即視湯藥今又送其柩以歸將以某月日葬于山陰之赤土山而以銘爲請曰君之遺言也某聞君名二十年相與往還且十餘年及今乃爲僚友方欲與君同進于學而君棄予死矣垂絕之屬其何忍辭君別號萍居所著有萍居稿數十卷及集錄他書又數十卷可傳銘曰才而賤貧或尤乎人得位莫守將誰之咎能約祿豐身顯名污較君所得不旣優乎

曹處士墓碣銘

元師取宋降其都宋恭帝北遷東南郡縣皆下廣益二王將走海上處之縉雲有義士曰曹君誠散家貲募兵泣謂二子天驥天驥曰吾先祖考繼世爲宋民戴天踏地受德澤者三百餘年今宋亡主執吾義當死之筋力不逮責在汝等汝其無違吾志二子受命率兵從二王以行遇元師于台接戰不敵兄弟爭先死兄曰我死也其弟曰兄未有子且嫡也弟死國兄爲家不亦可乎遂代其兄而力戰以死兄還撫弟之子如子時聞曹氏事者皆爲流涕固已卜其有後已



而處士生處士天驥之子義士之孫宋泉州德化縣  
令召之曾孫諱垓字德夫少孝謹識處已大方事親  
先其所欲惡而將順之遇人無賤貴一以至誠不欺  
爲本鄆大好施予歲饑捐錢粟周閭里力能庾者庾  
貧者置不問無難色於利人可爲者無不盡心而於  
神廬佛寺隳壞亦糜金帛佐其費遠近化服咸稱爲  
善人年五十有九以元至正丙戌正月五日卒是日  
沐浴端坐戒後嗣以爲善勿怠累數百言不亂娶胡  
氏宋太學某之女賢而能順其夫年六十九以壬  
辰三月五日終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合葬

洄巖之金盆山旣塋之明年盜起意其冢有藏欲發  
之守冢者哭曰寧殺我毋發善人墓賊聞處士名德  
之相戒引去四男子某玘瑀璟三女適呂德卿羊塌  
遂初盧陽孫男十有五人曰浦灃清溶汗浙洄游湫  
滂潤溱洧濡淞孫女五人婿曰呂欽名陳元某呂脩  
名陳希孟徐希和曾孫男二女三人浙有厚行國朝  
用薦者同知大同府階奉議大夫以政事聞與余善  
論次其族姓事可稱者爲書授余請銘其先蓋祖漢  
二十一世孫磕五季世爲縉雲尉遂家縉雲  
磕至義士凡十六世義士卒未百年諸孫數十人多



爲大家銘曰其源孰啓視其祖父其澤孰承後昆是  
徵烈烈厥先蕃蕃厥傳有弗爲善請考斯阡

吳處士墓表

處州麗水有處士曰吳君諱再字仲可生于元之盛  
時無一命之爵而有以樂其心無政教刑罰之柄而  
有以感服乎民無惠澤言語以被于世而其鄉閭思  
其善久而不忍忘也處士六世祖蜚英仕宋爲朝請  
大夫浙東轉運使曾祖集祖德潤父曾皆以醫術濟  
人娶王氏生四男子元同麟鼎濟後娶詹氏生一子  
瑜蚤卒孫男十人浩溢溱深洵清灃洧澆處士生

斯世者七十年以國朝洪武丙辰二月二十一日終  
于家既終其子某奉命以十一月某日窆于和樂鄉  
一塢之原今八年矣子孫多能守其家法而述其事  
處士敦厚和易孝于繼母而睦于宗族通史學能講  
說數千百年治亂得失邪正無所遺滯好賓客所友  
者皆名士然不以所長高人人以故喜親之貴者臨  
之忘其爲布衣之士貧賤者仰之忘其爲名族聞家  
雖野夫稚子皆知愛慕之以爲長者而處士初不爲  
詭異之行以徼譽於人也處士家故豐於財而不喜  
言利遇凶歲輒減粟價以賑飢人貸錢不能償以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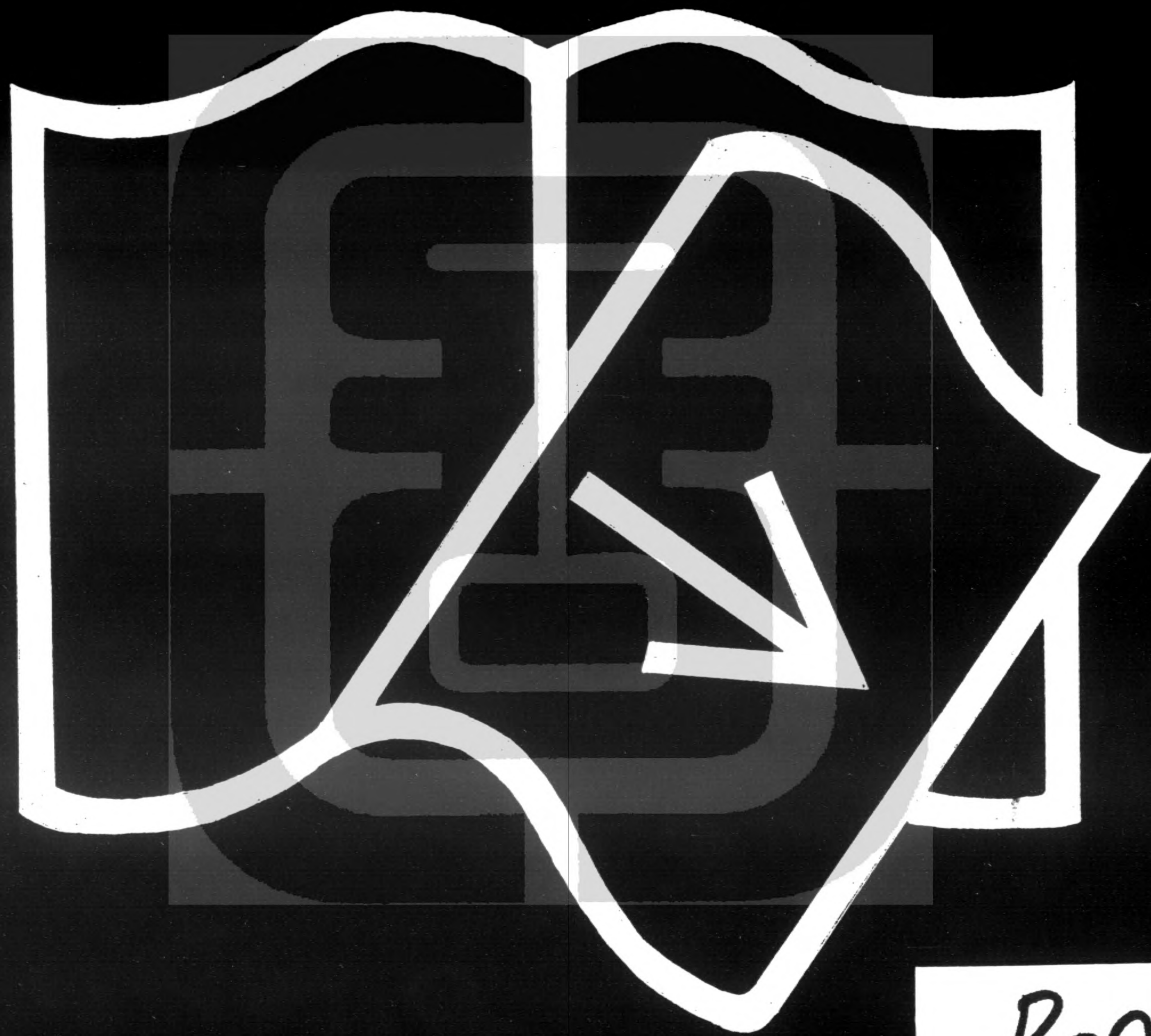
來庚度與本侔即止息錢因棄不問貧者或焚其券  
民蔡氏趙氏親死不能塋處士聞之召至家給以塋  
費嘉大為郡錄事欲買田於郡學以養士以處  
士公廉俾主其事處士恒以私錢倍田之數而償其  
租額田者至今利之其厚於為人皆類是人用是稱  
之曰善人隣家火延燎處士棖桶垂及而及旁近舍  
處士家獨完鄉人大驚異之以為為善之報後子孫  
請易棖桶處士弗許曰使後人知吾何以得此於天  
庶有所警也然處士終不以語人是時天下久治風  
氣淳厚閭里老人皆以篤行相先非特處士為然也

故處士之善雖為鄉邦所稱而不甚著聞于世今去  
處士之歿未久後生小子習於陋薄智術勝而忠篤  
損天子屢下明詔責勵之而未能率變也則夫處士  
之行安可不稱諸天下以為世勸

鄭處士墓石表辭

浦陽之鄭氏有貞孝處士諱淵字仲涵生未嘗仕乎  
時足跡不出乎里門以洪武六年六月十一日卒二  
月十二日塋於左溪瑤塢其師太師公謚之而銘其  
墓墓上之木已拱矣問其鄉之細民則處額曰仁人  
也處士在時吾民飢者告以食寒者告以衣病者我





原件短缺

P38



藥之稱貸者未嘗辭有恤我之心焉今死矣仁人不可得矣問其士大夫則蹙蹙然曰忠信人也其言也恐傷其氣其待人也和恕之容溢於面其見人有善也揚之唯恐弗亟見人有過也陰告之而不聞于外貧者賙之急者紓之而未嘗以是驕人惜其死矣問其親戚則泣之曰吾忍言其德乎縱言之其有既乎處士親在事之盡孝既沒而喪之過哀親死時思食瓜終其身不食瓜曰吾何能下咽也事兄如事父兄曰坐則趨走就位不命之坐則拱而立不敢平目視撫子弟有恩而嚴或有疾夜四五起及訓飭之際正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周之文盛矣至其季也流而爲詐誇孔子蓋屢嘆之教人必以忠信豈不以忠信爲立德之本故耶今世去孔子時益遠機巧之俗勝而敦慤之風微乃有若鄭處士者焉其可尚也哉處士諱濂字仲德別號采苓子居金華之浦江自其七世祖綺教子孫勿異爨今傳十又一世矣元及國朝皆表其閭天下稱之曰義門鄭氏處士處乎世者八十有四年主其家者凡十有七年自成童至耄老其言必信其行必篤其事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一以誠自持無纖毫之妄望



之其容熙熙然即之其語怡怡然又與之盤旋未嘗見其忿言怒色躁者灸之而悔詐者近之而愧士君子與之遊者若翰林承旨宋公教授胡公翰贈翰林學士王文節公禱皆以文學重當世莫不推服以爲賢而鄉人子弟聞處士之名者咸敬畏以爲不可及也嗚呼可謂忠信之士矣處士爲學通大義美髯長身貌和而氣淳家以田賦多推擇爲糧長屢以事入覲太祖高皇帝識之後妄人誣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處士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獨憐之曰我知鄭義門無是也入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議而盡以所徵貨全歸鄭氏且問處士治家所以長久之道處士具以對上甚喜處士感上之恩每上生辰即捧香詣闕下拜賀上未嘗不喜而勞之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而處士家數千指特完蓋忠信之報云處士高祖政曾祖宋龍游丞德珪與弟青田尉德璋遭難爭先死祖文嗣考鈞處士本贈禮部郎中鑒之子以父命爲叔父後娶周氏先五十八年卒繼室梅氏子男四人樵檝林彬彬好學有長才檝天餘皆先卒惟彬後四年歿女二人長早死次適



傳誼孫男五炳煜熾燦焱孫女四二遠諸暨何恭求  
康朱輝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奎曰城曰塘女一處  
士以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終八月二十四  
日葬于石姥嶺之原塋之八年炳狀處士之善走京  
師請銘余始冠時從宋公子蘿山與處士家相去二  
三里而公與處士名同而生之歲又同相好也故余  
交處士祖子孫間甚熟公每語及處士未嘗不以爲  
君子也後未幾時而公薨又十三年而處士卒至于  
今而處士之故人交舊皆無在者而余幸執筆待罪  
太史墓上之石烏得以固陋辭銘曰自古有國莫能  
千年世之大家亦艱其傳貴富豈無章組相繼道不  
足稱位隆名替鄭出滎陽周之支孫來遷浦江以義  
爲門自宋迄今廢興多有巨族封君孰世其守維鄭  
之宗匪公匪侯躬率禮讓紹其先猷篤孝乎親協恭  
昆弟人豈不能莫濟其美侃侃處士克長厥家忠信  
自脩無僞無華和色徐言犯者弗較安享壽康登于  
耆耄惟皇太祖神斷如天華髮長髯屢對帝前帝眷  
綏之不怒以咲天恩誕敷爲善之報人之可恃令德  
爲尤疇棄不行外物是求宰木森森取則匪遠我畝  
其傳以勸爲善



故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議鄭公墓表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斷治海內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浦江鄭氏以孝義聞天下特受褒賞恩數甚盛或爲人所誣輒赦不問擢其子弟爲大官每指以風切當世而鄭公湜尤爲先帝所器者也公諱湜字仲持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公兄弟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爲公之兄仲兄濂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在其恐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謂曰吾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公曰兄年耄弟當任其責非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旣而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即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叅政吏部奏叅政無缺員特設叅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所知因薦同郡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叅議俱有聞于時公治福建吏民熟公家聲相誡勿犯豪將病民者公與之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靜縣民爲亂誑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譁商有二人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



人得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鞠訊因縛置于庭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沉屍井中明日詰盜以沉屍處盜驚伏聞人神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在元中世家始大考鉉封從仕郎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母張氏公少竒警受學于太史宋公公稱其長才貌姿魁偉識度卓卓負氣有爲其事長待人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條教皆可爲子弟法娶張氏先公八年卒子男三人曰格曰杲曰柯杲及柯蘇氏出女二人適同邑張瑄東陽將畀孫二人光焰光某柯以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公喪歸葬于諸暨龜山之原墓石未有文而格亦卒今年天子詔脩先朝實錄公從弟前庶子濟爲史官與某聯事柯因以文爲請孝孺昔年二十餘從太史講學青蘿山數至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公遊與諸公子姓相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長老多已亡公之子姓多強壯爲老成人或已天逝而詢公之墓木則已拱而某亦衰病無所用於世矣嗚呼富貴不足恃惟爲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可常惟脩德可以垂令



名於無窮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之遭逢聖明以昌其家以永其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子曰處士諱洧字仲宗其言懿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劬勞勤志痛自繩斲鷄籠卧榻之側聞鷄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于朱氏詩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爲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嘆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一以動篤

恭慎爲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爲圖命太學生泄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敗者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當逮京師處士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維陽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吾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爲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子男二人曰櫟曰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焯丞耿焄焯孫女



二人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  
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於白麟溪北二里潘  
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  
公處士遇余最厚柏以伯父左庶子濟所錄狀來請  
銘誼不敢辭乃爲表其墓曰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  
命亦視其所爲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  
子之言可也倘所爲合乎義而遭逢其事變隕身于  
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  
於父童汪錡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  
耻貪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歿隕下君子視之猶狐  
鼠之斃腐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  
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  
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爲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鄭處士墓碣銘

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過用印章繫郡國守相以  
下數十百人獄劾以死罪中外寃之而不敢言會  
天子以星變詔臣民得言事寧海鄭士利奮曰事有  
切於殺無罪者乎即具封事投中書省求入對宰相  
問狀士利廷辨不屈又弗爲禮時士利兄湖廣提刑  
按察司僉事士原亦以前同知懷慶府時印章事在



獄已得減死論宰相怒士利無以發因謂其上書規  
免兄罪奏請治如律於是與兄俱輸作江淮間當是  
時士利聲動朝廷事雖不行天下傳其言莫不嘆服  
大為竒士意其父兄之賢必大過乎人竦然慕之後  
數遭擅權者殛死士利始以赦免歸而父已卒兄亦  
沒矣所又三年為洪武十五年士利以十月二十八  
日之奠父處士于縣東南士奧山之原以兄僉事君  
祔後四年始狀其事行來告曰利也無似父兄之生  
也不獲盡吾心今不幸歿矣苟無以昭其志業于來  
世其為戾滋甚敢徼惠于吾子余知士利不敢辭處

士諱邦彥字國昌世為台城士族後遷寧海石谿曾  
大父某大父某考文明皆隱隴畝而考又以故廬漂  
于水徙水車處士少好學有高志強敏絕出窮經為  
文有聲薦紳間其行已端其御家有禮其教人有法  
嘗應進士舉不合即不萌仕進意開門授徒學者聞  
其講說各充然若有得喜蓄書手自校讐與音疑義  
無不曉析望之溫雅可慕炙其言論愈久而益深至  
其分別賢不肖善惡可否之際凜如也是以君子樂  
與之遊而小人異趨者畏之而弗敢怨年七十四而  
卒娶郭氏有婦德母道生四子一女子曰士原士亨



士利士貞女適元江浙行省鎮撫童鑰孫男二人大同大雅女六人最長歸童淵餘尚幼士原字好仁僉事君也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國朝有天下之四年繇進士授奉訓大夫同知懷慶府事懷慶治一州五縣兵後民著籍者僅三萬家君至官招徠安輯諭誘有恩平賦役簡追逮禁吏不得爲姦召其耆耆告以法意使力作敦本越三年流逋四歸田野墾闢戶與稅增十餘倍河南諸衛軍糧月給鹽十之二各府役車夫赴河東鹽司輦致民困於道路君獨牒懷慶衛俾軍自輦鹽衛挾重臣勢令役民如各府行中

書省下府衛雜議君持不可曰吾郡民寡而事煩與諸府異使月爲軍運鹽盡驅吾民父子兄弟踵接河東之途猶不給也其何以爲生且設軍以衛民奈何役疲民以奉驕卒衛官不能屈皆舉手曰請如同知議民至今便之考滿除湖廣僉事荆襄之卒先是乘亂多掠民女婦爲妻妾或脅爲奴往時部使者雖知其然而畏武臣莫敢究其事君至民拜馬前號泣訴立呼諸衛官俾還所掠于民君精練果敢操持勁正吏畏其威而強有力者聞其風亦莫敢犯之數千里間貪猾屏息若臨其家會斷刑安陸府死囚有稱寃



者時獄已上御史臺奏報矣君索成案視之語果不  
同因奏其寃狀御史大夫怒君敢沮格我事因銜之  
旣而印章事起遂嗾懷慶吏誣君與知君與辯不勝  
遂自誣服輸作江浦明年徙儀真又三年徙京師年  
四十七以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遇疾卒時君父處  
士亦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終君季弟士貞先三年  
死於是存者惟兩人士亨士利士利旣葬父兄事寡  
嫂陳氏撫兄子大同如已子益刻厲爲學人謂鄭氏  
隱德累世積久發必大僉事君始欲以功名自奮竟  
不得年其將在士利也士利學行日脩蓋能大其家

者銘曰世之生才如木生地蘊積深厚其發必異鄭  
氏之先家學淵源至於處士復尚以文翽翽其脩翼  
翼其教雖不有位厥德孔邵寔生良子才氣燁然郡  
政是毗邦憲是宣煦綏嘉柔摧擊暴強單窮舞歌姦  
屏盜亡聲威所暨千里化服銀章繡衣權貴震肅弗  
畀遐壽遽闕其施窺其所存亦已雄竒凡今有家孰  
難非繼疇克象賢才美世濟考旣有子弟復似兄尚  
敏其德以篤厥承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



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  
余考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  
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畧參乎其中或以一  
言脫屠陷轉敗爲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  
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  
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闕罔聞豈  
馳說騁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  
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將  
如探蠶雖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  
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

喜名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  
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某  
父閏之君兄弟二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  
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常爲人言之人咲其言之  
過君曰君凡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  
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君不  
爲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  
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  
以爲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  
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



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君造門譌大夫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旣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今上也得江淮即

金陵爲帝都鄉間子弟多致大官君嘆曰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爲因噤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以自給刮落銛鏑不露幾微故習恂恂務爲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頊再娶呂氏生某頊葬君于某山卒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君爲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能言士多死於言爲奇謀士多以謀敗國因謂皆不若



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智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爲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邪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才則孔豐邦之選也胡闕其逢命之蹇也與時否通義是勉也不耆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宮所存者遠也

許士脩墓銘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脩言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脩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歆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志當卓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脩之先汴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爲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爲寧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脩質高朗自爲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勉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



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  
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  
嘆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  
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翫心天人究曠探微  
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  
既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  
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咲  
而逝嗚呼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  
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竒之妻以女弟生  
一子曰籀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  
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  
述其行爲書托予銘予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銘莫  
宜焉奚予之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  
脩弟顯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  
親友盡矣予尚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驚於空言飾外  
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邵惟正之趨非義  
弗蹈暨暨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  
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闡微以勗髦士

僊居張處士墓誌銘

余教漢中連以職事趨京師道秦必朝于王而後行



每朝必承訪問賜酒食始遣去典儀副張君六成贊導進止具有儀法其奉上待人一以誠確予固熟識之去年冬自京師校文還六成館焉接其人與之言論愈熟蓋所謂端士而余同郡僊居人也旣而六成爲余述其父處士事輒泣下余曰豈於死生之奉有所憾耶六成曰吾與兄德恭事吾父雖不能致養然於子道不敢失所憾者吾父有德行稱善人於鄉而墓石未有述且吾父年僅五十有一生旣不獲享壽考于時使沒而弗彰顯其志于將來是重夭吾父也敢於子也請予讓非其人六成以右長史茅君大方之狀請益固及考其狀處士之先居縣南之薦谷宗人有諱時舉者居南澗坊無子處士父嗣宗後之其家富而好施閭里德其惠處士諱文道字希道其學務達倫理太義其事親孝而有禮居喪哀而有節事繼母視其嫡無不及焉遇兄弟有恩意終其身不少衰待鄉里承父志不倦元季兵起避去山中鄉人或竊取其家貲後值其人陽爲弗知者其人慙謝以所竊自歸處士謝遣之其寬厚皆類此娶徐氏二子德恭六成也其卒以洪武甲寅三月某日塋以其年月日墓在東嶺之原台屬邑五俗愿樸儉素惟仙居爲



尤士多尚行守義不爲華言麗飾往往有古長者風如處士者是矣惜其歿于田里不克推其得於躬者以化澆競之習也然六成典大國之禮人多敬其賢處士之澤其將在茲乎銘曰其學也懿其行也卓其位則卑而施不博尚其後也克享遺澤

### 陳仲昭墓銘

仲昭諱子晟姓陳氏閩連江人少喜讀書有名里中長老稱之洪武四年詔用科舉取士仲昭甫任冠即以周易與諸儒試諸儒顧莫得仲昭名在前列福建行省貢于朝廷議少之俾入太學選爲荆王伴讀是

時天子方寵士俊郊祀燕遊遇奇異惟偉之事輒命從官王臣年少賦詩屬文親第高下咨賞其能仲昭從太史公學文有法可觀尤爲上所顧命闕命

廷中年少趨過目視可者拜叅知政事御史郡守數卜人仲昭久之獨不與九年從王之國後二年還京師病死中都學舍仲昭侍王寒暑敢言王甚任之其府長史譎巧授王經不正說恣王所爲無所諫正仲昭每廷詰之長史輒面赤趨出街之會仲昭至楚娶婦甚愛婦翁謫爲兵戍邊惟外姑及女存仲昭還京師欲與外姑婦俱行長史持以爲兵妻不可格弗許



仲昭獨行行發病念婦及外姑不置遂死死時二十六  
矣仲昭敏而專退朝覽誦綴述不少暇其鄉老生多  
造舍請其文自謂不及閩中諸儒亦皆竒嘆不敢望  
太史公尤稱之雖余亦重仲昭可友嗚呼今死矣與  
仲昭同仕少年才器出仲昭下多致大官又善與人  
合無所忤不遇禍仲昭獨以直取恨死不得志豈才  
者固人所忌耶或言貴富脩短出於天世之得者甚  
衆不必如仲昭則與仲昭獨天死豈天亦棄才耶嗚  
呼其可哀也仲昭死以洪武某年四月一日葬以某  
年月日銘曰孰俾子賢乎孰畜子年乎孰使子無傳  
乎嗚呼天乎

王處士墓誌銘

臨海王處士孝弟行於家義讓聞於鄉樂易和雅爲  
才士名人所推重人勸之仕若不聞告以善惟恐失  
以是淑其身而訓其子孫享年八十於洪武丙辰二  
月初四日卒塋于胡家峙之原後十一年丙寅十二  
月二十八日夫人羅氏年八十有六亦終明年丁卯  
其子存誠將以十一月啓壙合塋泣且書曰先人行  
蓋一邑宜得銘以昭其藏今失不圖無以示後嗣乃  
拜書于從女之夫林行已走數百里以請予旣與爲



禮問處士善狀林不能舉其目惟稱之爲善人予曰  
林君於是乎知人自世教之衰以詭激相高競趨細  
行以徼名譽求其出乎誠由乎中者咸無焉俗益以  
薄僞益以滋今處士爲善而不求名務德而不眩俗  
其謂之善也宜矣予嘉而銘之處士諱彥字汝翼姓  
王氏王氏之居臨海者有兩族其先穀城來遷者曰  
廸功郎監台州稅其號曰西族處士本參軍之六世  
孫監稅七世孫太學生收無子以處士父勛爲後收  
之父上蔡書院望賓諱復處士以爲曾祖上蔡之父  
楚州儒學教授諱滋處士以爲高祖處士夫人有賢

行能推其餘以賑施閭里而存誠事親以篤孝稱存  
誠之弟德純德徵皆蚤世二婦復相勉守節不變予  
以是益信處士之爲善人也女一適毛建中早死孫  
男二人惟敞惟效惟斐孫女二人曾孫男四人伾倣  
億侄嗚呼爲善者必有後其將在是銘曰穀城之王  
世以善聞廸功肇台寔蕃子孫名卿碩儒繩厥祖武  
出後宗人處士之父懿此處士篤履義仁令德有光  
加于前人天錫高年全歸于此過者式諸鄉之君子

曹府君墓誌銘

洪武十六年六月乙亥同知大同府事縉雲曹君養



晦以疾卒京師明日其女兄之夫呂文煥治喪權殯于城南隅而謂曹君之友方某曰曹君性簡諒於人慎所推服於京師獲遇子稱於人以為幸卒之日不能言矣猶張目舉手視予者久之察其意殆欲有言於子而不果今不幸死乎旅年僅二十有八父母在東南其子幼甚可悲也子何以銘之以悼其死且慰其父母之心又曰曹君固不壽矣然吾聞能壽人者莫如文辭之美者其壽為尤甚子其可無辭余既哭與為禮以不文讓不可則叙曰君字養晦諱湫以字舉于朝因以字行父某母盧氏祖垓號善人君資稔清好學問居家事母以孝稱母嘗病醫言人肉可療時君尚少即入暗室持刀割其左臂血流滿几家人聞爭抱持止之則已得肉矣糜以進母母病果瘳其為人深沉有才智藝能鄉人交愛信之會詔書復漢法舉孝弟力田者里父老議稱此科者莫如吾曹君遂以君薦時有令肢體有癩傷者皆罷不用君以割臂伏闕請罪上曰此真孝子也其可罷耶授奉議大夫使佐大同府大同為山西大郡且宿重兵主兵者皆大將貴臣守以下稍無善狀輒困折吏遇之弗敢少抗君有才能舉措張得事機宜聲名出守上邊



將甚竒敬之屈其威風降已相驩狎政化行境內屬  
郡邑守令數十人歛戢奉職惟恐獲罪居官三年獄  
丞以私怨銜君言君嘗以公事繫訟獄中與僚屬飲  
酒下御史治言者因誣罪君當改官會病作遂率始  
余見君時君託余銘其祖墓不越數日而君病病時  
余日日視君君言語歷歷未嘗少變且命余爲文其  
思親之情懇焉可念嗚呼孰謂君之於親竟不復見  
而余乃復銘君之墓乎然君生有足稱道又終於官  
可謂具美雖不獲永年而古之聖賢固有然者此則  
命也於君可無憾矣君娶俞氏一子文某甫四歲君  
臨終時以托呂君呂君永康人與君同居自君去官  
至率服勞勩治藥物皆躬先之一不以憂君今以其  
喪歸欲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又將恤其孤而教之觀  
呂君之恩君如此則君之行洽於家者又可知也銘  
曰漢始近古以行取才推家干邦政化易該後易故  
常貴文藝士學用糠粃教空政弛有能張之爲民擇  
賢茲懿曹君爲群士先行脩于家化成于治配古諸  
侯章服孔貴不竟其施而以官終於身爲幸於世爲  
恫嘉績有傳邦人是紀孰旌其藏嗚呼孝子

宋仲珪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公有賢子曰宋璿字仲珪其言  
確而信其行和而謹其爲學據依乎仁義取予好惡  
非禮法所存弗處也自其少時已然持之終身心恒  
慊然雖變故灾患之迫于已者其所存未嘗不然是  
以在父母側父母安其養而宗族服其孝居鄉里耆  
艾幼稚富貴貧賤莫不樂其善而從之遊奉賓客無  
賢否遠邇咸得其懽心人人以爲長者毋賈夫人性  
嚴少不當意輒提耳詬責君年將老跪拜謝過若嬰  
兒然未始有怨懟之態伺其怒稍緩復溫容好言以  
悅之當公在翰林致仕居家時天下士多奔走門下  
求文辭講道德者無虛日君營致酒食務順適公志  
不使有不合於禮公之重名高當世而季弟璿爲中  
書舍人長子慎亦通籍于朝人以爲尊顯而處之無  
盈大之色及後弟子爲坐法者誣死家遭譴逐侍從  
蜀之西疆間關萬里一子繼天公亦卒于壘家人死  
者相繼人爲之危而送終御家不肯失常度其形貌  
敦實重厚類壽考者而年止五十四竟以洪武十九  
年丙寅四月十日歿于茂州安遠驛旁之蓬簇歿時  
惟從子懌以孤童治喪三男皆先死無存者初公之  
祖贈太常卿諱守富及公父贈禮部尚書諱朝皆以



柔善謹愿稱閭里至公尤以盛德爲海內師尊而卒未獲其報是以於君之歿也天下之知德公者雖不識君莫不思公之德而爲之嗟悼其與君遊者雖不識公然慕君之慈良易直咸痛惜而盡哀焉君先娶包氏金華人生三子慎愷恂繼同縣賈氏有二女長已適人矣季在室幼子懷卒之歲始生某從公學與君最懽且久公之西行不能從及今以事至蜀訪公遺孤得與懽會而懽以君群行見屬於是君之喪已五年矣情雖不忍銘而義則不可不銘也遂爲銘曰  
家稱孝子鄉稱善士宜且受其祉而謫以死嗚呼命矣夫

宋仲珩壙誌銘

璉爲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爲氏父濂名儒國太史曾祖暨祖咸善士德政文昭乃厥諱君資粹清學淳美文辭妙麗天所畀書尤有法配虞李中書舍人五官襪忠孝慎恭世儀軌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月時加巳姪性迎喪友經紀明塋浦陽江東鄙祔母賈墓羅山趾仲夏某日襄厥事配方甚淑懽其子從太史行莫爲主嗚呼致斯果疇使埋石及泉載終始孝孺勒辭書鄭濟

宋子畏壙誌



金華宋慎子畏年二十七歲洪武十三年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以某官卒京師明年五月某日從祖父弟性以其骨歸祔塋浦江羅山祖母賈夫人墓左天台某誌之曰嗚呼子畏以太史公為祖以仲珪甫為父以子之才智奇偉其於富貴壽考皆所宜有而年不及壯仕不克膺舉莫推其故也告哀於幽使陵遷谷變之後有愛才者悼其不幸曰此仁人之子孫尚為視護其墓

郭君塘銘

君諱濬字士淵姓郭氏台寧海人少靈異伉爽不群

從里中先生讀書易悟若素熟者為詩有奇語先生大稱愛之國朝建學設師弟子員選為弟子業益脩策策有進聲精敏多有所難處事逆推其理無不中其機縣人皆以為才洪武九年詔郡縣貢諸生之秀者于太學寧海以君貢時有詔許臣民言政事君至上書闕下論當時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學太學君自悔年少始學妄語非是閉齋取博士所藏書恣讀為文章輒美贍可喜太學所畜士數百千人見君文咸吐舌驚嘆謂不可及君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與及取以去無不意滿由是名



起六時金華太史公以致仕歲來朝君同舍以君文見公稱爲奇士是時太史公以盛名爲當世師尊少所許可歎厚君奇其能君名愈聞于世既而丁母憂公爲誌其母墓同學見君名以弗如君爲恨除服復徵入學適有五人爲學官君與語不合遂誣奏抵君罪以死死之歲洪武十五年五月某日而君年三十三矣君曾祖某祖有聞父仁母黃氏娶同縣陳氏無子一女尚幼陳氏育君兄子某爲君後而陳以君所仕辭受衣葬于某山且泣曰知吾夫者誰乎其生不幸死矣不可卒死吾夫也君兄乃使來告當君初上書時同里人葉伯巨亦爲太學生分教山西亦上封事言天下大計徵至京師而死葉君亦豪士其年長於君其死在君前死亦無子人知不知聞二君事輒嘆息之而哀君爲尤深非特相與友善者爲然也嗚呼人之所願欲者富貴也壽考也才能也名譽也然不可得而兼都大位享眉壽者常患不能有爲而爲世所輕訕其有才能名譽驚人者又多不遇蚤死而無所成功豈非難哉然處大位而無益于民雖貴猶賤也耆艾白首而無旦夕之謀雖壽猶夭也以君視之幸不幸果何如哉君之卒友人王琦集其文若干



卷之二  
卷藏于家而君遇余充厚余實知君銘其可辭銘曰  
其成也孰昇之其逝也孰毀之人莫以之天實使之  
相其嗣人尚克祀之

世西駙馬都尉郭公壙誌

公諱鎮字彥鼎姓郭氏世爲鳳陽臨淮縣人父英以  
才勇善戰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爲時名將賜號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元勛柱國封武定侯夫人馬  
氏公何氏出高祖諱山甫曾祖諱聚以侯貴皆追封  
武定侯祖妣卓氏曾祖妣趙氏皆封武定侯夫人公  
故大家伯父子興以軍功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公謚

宣武而姑氏復爲高皇帝妃公以勲戚子弟資貌潔  
脩儀止詳謹朝謁之際上屬目班行獨心喜焉洪武  
二十二年遂選尚朱嘉公主賜金玉帶鞍馬金繡衣  
九襲拜駙馬都尉歲食祿二千石時年甫十七好學  
工詩熟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于外恭勤不懈中外  
稱之三十一年閏五月高皇帝崩今天子即位復命  
賞遼東兵事已而還中途疾作至京師不能朝詔國  
醫視之卒弗愈以元年正月薨于賜第年二十有八  
事聞天子輟正朝三日歛及塋皆遣官賜祭諸王亦  
遣祭奠子三人曰蘭蕙荃皆上所賜名以是年四月



十五日塋于應天府聚寶山喪塋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嗚呼公父成功于先而公嗣其富貴以承恩寵能恪恭于位令聞有稱可謂賢矣生不末年無以竟其志豈非惜哉且著始終納諸幽堂度後之人莫敢壞傷

工部處士鄭公壙誌

公家台寧海氏鄭與點其名字子誅父曰督度稱篤行昆弟三人次爲孟少習經傳有至性居家孝友和以敬抱才甚優未從政女夫從宦奉溫清笑酉仲夏已巳暝客死漢中緣一病年五十六非短命生雖不顯德孔盛城北土岡厚且勁窳後三日龜所定子祥居南路脩迥尚其祐之俾終慶返塋故鄉禮斯稱

樓君墓銘

君諱士祥字彥璋氏曰樓所居邑曰義烏祖慧所紹父如浚字文翁文翁童兒少豐厚有志畧紹無子遂招而子之曰是兒必大吾家文翁旣長理財殖產具有方畫日克月拓卒爲巨室當娶之富民稱樓氏賓客食其庭者數十人子弟廝役皆衣綺綉善騎馬臂鷹走狗馳逐爲樂君獨弗效其所爲衣帛裘不臻華靡事親遇人誠謹篤實曾不知其爲富人賢士君子



以是稱之遣長子從名儒太史公學教諸子事樹藝  
有餘以調困者歲時擊牲爲酒召所親厚故人會飲  
咲歌爲樂見之者曰此承平時富民也年六十有一  
以洪武三年三月九日終是年一月某日塋石橋山  
君娶方氏四男子長鍊從學者也其三人曰欽鉛銓  
皆爲士人二女長適同里金持正次適浦陽鄭幹孫  
男九人滋潤淇溱灝洪沃淵汴五孫女其二適人矣  
餘尚幼銓與予遊其族兄恕余友也以其狀請銘銘  
曰樓氏在婺望久聲殷君之先人奮以貲聞夏屋  
崇堂封君之宅鍾鼓牲牢以饗賓客歲時邀遊良馬  
堅車綺綉煌煌被于臺輿君於其時獨耻不效率其  
儉素克祗克好不徇于物不困于終視其朋輩孰可  
與同畜而弗施天道乃有孫子孔多尚徵厥後

故嚴夫人鄭氏墓銘

浦陽鄭君源請銘其祖姑之墓而道其事曰祖姑名  
鼎嫁同邑嚴氏曰權生男女幾人年八十有幾以某  
年月日終某年月日塋某所今數十年矣知其事者  
惟吾兄弟嘗及見祖姑者耳弗及見者不知也又越  
數十年及見者日益少寧有知者乎此不宜不追爲  
之銘又曰祖姑之在家父母稱爲良女歸嚴氏舅姑



稱爲順婦鄉人聘婦者必曰安得如鄭氏賢平生女  
者必曰得如鄭氏女足矣旣老時過乎吾家須杖以  
行矣每坐必有業未嘗見其手之虛也始嚴氏富旣  
而貧對其夫無傲容返見父無怨言母遺之縑帛三  
讓而不受暨老愈貧不求兄弟一錢此其終不可不  
銘又曰吾之妻諸暨金氏名玉祖姑甥女也少受祖  
姑教吾母久疾湯藥饘粥非手治弗進扶掖盥哺不  
以委人吾耳不聞其過言諸婦妾媵二百人服其賢  
無異辭每以善言告人輒曰嚴夫人之教也吾祖姑  
之德由吾妻徵之益明此宜祔書然非誼而好古者  
不信於人敢惟子請君有道人言不妄銘固宜惜余  
非其人也然不敢辭夫人曾祖運祖政父德璋宋青  
田尉銘曰不知其家視其隣不知其祖視其孫夫人  
之德徵諸甥女而益信孰傳弗泯不在茲文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夫人姓范氏諱某和州鷄籠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母婁氏四川都指揮使胡公淵之配贈驃騎將軍某  
某夫人某氏之孫婦贈某將軍某某夫人某氏之子  
婦右驃騎衛親軍指揮使宗之母也胡公世家鳳陽  
之定遠材勇絕倫至正中高皇帝起兵定江東公



執戈從諸將爲瓜牙臣奪旗陷陣功居多自安豐正  
千戶三遷而至成都後衛指揮使自成都征雲南復  
爲雲南都指揮由雲南徙進金齒復遷今官階一品  
夫人以公貴有封號洪武二年嘗朝高皇后于中宮  
賜以珠冠禮服十三載復入朝勞問賜燕資以綺段  
羊酒人皆榮之夫人少能安於貧窶以相其夫成功  
業晚處富貴復能以儉勤率下教子婦勿爲奢靡事  
與其婦畢氏同居四十餘年奉養均一未嘗有忤容  
大小百口人人不同能調節樽量皆得歡心見其子  
琮好學名士多造門輒喜曰士君子乃不棄吾兒耶

趣諸婦爲酒食延留久而不怠其明於事理類如此  
二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八日終于成都官舍享年  
六十二子男四人曰寧曰安皆早卒次即琮次琮女  
一人長適耿奇季天孫男三娶奩孫女三媛娥姻  
琮以明年己卯隨父朝京師留拜親衛俾弟琛以某  
月日葬夫人于鷄籠鄉某山之原而以國子博士王  
君仲縉之狀請銘余昔遊成都與琮善聞大夫士稱  
夫人之行如博士之言乃爲之銘曰夫人處外志在  
四方內輔得賢厥家乃昌高皇龍飛英傑如雨惟時  
胡公猛敵貔虎寶劍彤弓戰功實多夫人相之俾勿



顧家其窶其微克堅其守既富既榮不恃其有始終  
一德靡懈儉勤百口烝烝率之以身入朝于宮后有  
錫予綉服珠冠旨酒肥羜晚居于蜀公仕南中閨閣  
肅齊夫人之功夫有勲閔子膺天寵歸葬故鄉貴於  
丘塚富貴豈無令德爲難婦順母慈歸其獨完有樹  
於道其下惟石載昭其潛垂範罔極

楊夫人墓誌銘

寧海處士楊先生子明其賢配曰王夫人諱某元秘  
書監丞大本之女贈禮部郎中晉昭之孫秘書君有  
文章氣高奇其女擇所適莫如先生楊氏邑大家內

外族尊卑疏戚其人賢否和戾宜不同夫人翼翼雅  
雅咸得其懽心事舅姑婉而恭慎而有禮先生從外  
舅遊學京師以家屬夫人夫人祇上惠下各有儀則  
甘腴溫軟必先奉舅姑揣度可欲營治以悅其意舅  
姑不知其家之有無而忘其子之遠乎側也先生以  
是得縱志爲學徧交當世士以成其德爲時聞人夫  
人蓋有助及先生學成而歸不以細故綴心賓客至  
談衍竟日夫人治飭賓客飲饌必潔以時指使僮妾  
隨其資才有任昇無廢務其精敏儉儉達於人  
數此  
可解不理以蓄其有雖丈夫不能過而夫人亦未嘗挾



其所能以自有也尤善教子長子雖非已出而好學  
夫人恩之尤異納於庠序不忍汨以事卒爲善士故  
邑人言爲婦爲母者必列以爲法春秋七十二以洪  
武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是年十月二十八日葬  
西白沙源先塋之次子男二人長靚也其次曰觀蚤  
死二女其一嫁柴原英一在室先葬靚以狀告某且  
曰吾母不甚學然知義理不喜浮屠言有勸施財祈  
福者輒拒不信故今不敢以其所拒者奉之惟於文  
字之傳所以報吾母也庶其在此某謂夫人以道相  
夫承厥家子又以禮葬其可稱也乃銘曰柔爲陰恒

順爲婦貞內政克脩惟才乃成猗茲夫人實涵衆美  
劬躬勵志以相夫子其爲言藹其爲儀率其儉素約  
世女 不命于朝播德閭里嗣人孔文尚受鴻祉

多有  
缺誤

### 處士金君妻董氏墓銘

余昔在郡城郡士金景文持其所述母夫人事行來  
告景文年五十六喪其母三年矣辭氣容色若始喪  
者余拜爲禮問故景文進所持書讀之且讀且泣不  
能成聲其辭悲愴諄切余聞之亦悲不自勝遽掩書  
而問其所欲景文曰欲得子銘吾母墓耳辭謝不敏



然視景文誠篤於余似甚厚者則應曰諾會余還寧海屢遭家難未果爲今年景文復以書來速銘書辭益悲切謂我不可遺吾親倘吾母以子文而傳吾悲可少弭矣乃按其書而銘之夫人姓董氏諱某台之臨海人父受孫仕元爲某官夫人少有令質爲父母所愛旣笄擇士之賢者得金處士而嫁之處士諱玉世家同郡之僊居有文學夫人事夫能明輔其志承尊馭下具有禮則嫺族咸贊以爲得婦道年四十餘產子輒夭死遂請處士置側室處士從之已而夫人生一子景文也又四年側室亦育子曰德惠夫人撫之慈愛均一人嘆嗟其難能二子長皆爲娶婦夫人抱二孫焉喜曰金氏祖有祭主矣年七十三以至正壬辰九月十一日卒越二年甲午十月某日塋于昇平鄉蕭洋之原與處士同穴孫男四人與嵩汝泰元哲元臣曾孫男五人仲益仲山仲思仲昕仲麓景文名德生好學能文辭爲學者所宗觀其孝親以求其爲人固可推而知以夫人之賢益信其子之篤行有以也銘曰詩著螽斯以立婦則內劄而忌乃匪陰德孰若夫人秉心淑嘉逮下孔恕誕開厥家天錫之子有嫡有系一務以恩莫知其異彼悍弗知惟已私



式闕其宗祀事卒隳不私惟仁式蕃爾後嗚呼夫人  
順婦哲母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湖烏程處士黃儼之配鄭氏諱惠貞善事姑姑安其  
養洪武戊寅十月八日以疾暴卒其姑哭不食曰吾  
孝婦亡矣予奚以生爲其隣與其嫻戚聞其死亦皆  
曰吾里失一孝婦吾誰取則儼亦悼惜其孝且賢也  
走書京師請誌其行以葬斯民之不勉於行久矣孝  
親事長非卓異難行也而盡之者士君子或愧焉况  
女子乎今黃氏婦不出閨門而人稱其孝斯其可尚

已孝婦曾祖諱應辰祖諱貴誠父諱原隆母謝氏性  
淑慎柔婉在姑側卑顏抑氣候其喜怒哀察其嗜好而  
後發言飲食必躬進匙筋絲銖細事不敢自專一聽  
於姑姑或有疾視藥謹慎不忍去左右相夫子順以  
正遇娣姒恭以和其家故饒財紡績織紉未嘗少怠  
壽止三十有六而卒是以人咸悲之子男二人曰壽  
曰璘女二人葬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墓在錢山祖  
塋之傍儼之考諱毅母范氏大父諱應麟曾大父諱  
衍銘曰淑孝靜顯胡不永年人以爲賢而不得乎天  
振古而然



鄭君妻洪氏墓銘

余與浦陽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塚焉  
鄭君惕然色變趨塚前揖揖已環視兆域凝立不忍  
遣余招而問之曰此塚與君有情耶何悲之甚也君  
泣曰吾先妻洪媛之塚也吾惡能無悲乎昔吾父之  
女兄造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  
歸于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涕泣禱于神請以身代及  
母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爲之摧心九歲父娶後母  
鍾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已母洪故多貲日招賓客飲  
酒女妓羅列彈箏擊埤聲嘈嘈欲沸諸女競出褰簾  
睇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戶業組紉足未嘗越戶  
闕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效媛耶年二十歸吾諸  
娣姒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  
悅者尤得吾母周夫人心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  
其言吾母有疾者累年媛節造飽飢寒爨調湯藥扶  
持卧起雖久不暫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  
至家人皆入山谷吾與奉母出匿隣人室吾母顧媛  
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爾少艾曷不自爲計媛曰死  
則與姑俱死耳敢它之乎旣而吾母終媛方免乳故  
羸憊復哀號頓毀造媛得熱病猶朝夕哭奠不已諸



毋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哭愈哀會吾  
毋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帷前奠哭哭已  
仆地由是寢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  
三日年僅二十又七十一月某日葬于某處媛將死  
時語吾曰越百日即葬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故媛  
曰先姑靈几在堂而妾柩復存焉寧不愈傷君舅之  
心乎吾收淚諾之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一遺  
者生一女然一男耀時尚幼其死時眴眴者久之而  
後逝嗚呼猶在吾目中也吾安能忘哉子欲慰吾悲  
其肯爲我銘乎余曰媛行應銘法非恒婦人比其死  
誠可惜也且與子善銘實宜媛字子姬祖諱與曾祖  
諱天錫銘曰質之嫿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  
鄭君兮奈何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監生李壽 戴慶之

黃巖縣儒學生孫亮 李鈞 校對



漸若令奈爾

漸若令奈爾 又及嘉而餘不疑也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三





